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十

劉 昉 等修

聞人詮校刻沈桐同校

韓愈 張籍 孟郊 唐衢 李翱

字文籍 劉禹錫 柳宗元 韋辭

韓愈字退之昌黎人父仲卿無名位愈生三歲而孤養於從父兄愈自以孤子幼刻苦學儒不俟獎勵大曆貞元之間文士多尚古學効楊雄董仲舒之述作而獨孤及梁肅最稱淵奧儒林推重愈從其徒遊銳意鑽仰欲自振於一代洎舉進士投文於公卿間故相鄭餘慶頗為之延譽由是知名於時尋登進士第宰相董晉出鎮大梁辟為巡官府除徐州張建封又請為其賓佐愈發言真率無所畏避操行堅正拙於世務調授四門博士轉監察御史德宗晚年政出多門宰相不專機務官市之弊諫官論之不聽愈嘗上章數千言極論之不聽怒貶為連州山陽令量移江陵府掾曹元和初召為國子博士遷

都官員外郎時華州刺史閻濟美以公事停華陰令柳澗縣務俾攝
掾曹居數月濟美罷郡出居公館澗遂諷百姓遮道索前年軍頓役
直後刺史趙昌按得澗罪以聞貶房州司馬愈因使過華知其事以
爲刺史相黨上疏理澗留中不下詔監察御史李宗奭按驗得澗賊
狀再貶澗封溪尉以愈妄論復爲國子博士愈自以才高累被擯黜
作進學解以自喻曰國子先生晨入太學召諸生立館下誨之曰業
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毀于隨方今聖賢相逢治具畢張拔去兇
邪登崇俊良占小善者率以錄名一藝者無不庸肥羅剔抉刮垢磨
光蓋有幸而獲選孰云多而不揚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
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言未既有笑于列者曰先生欺予
哉弟子事先生于茲有年矣先生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
於百家之編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貪多務得細大不
捐燒膏油以繼晷常矻矻以窮年先生之業可謂勤矣能排異端攘
斥佛老補苴罅漏張皇幽眇尋墜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障百川

而吏之迴狂瀾於旣倒先生之於儒可謂有勞矣沉浸醲郁含英咀
華作爲文章其書滿架上規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佶屈聱牙春
秋謹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迨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
如同工異曲先生之於儒可謂閎其中而肆其外矣少始知學勇於
敢爲長通於方左右具宜先生之於爲人可謂成矣然而公不見信
於人私不見助於友跋前踖後動輒得咎暫爲御史遂竄南夷三爲
博士冗不見治命與仇謀其敗幾時冬煖而兒號寒年豐而妻啼饑
頭童齒豁竟死何裨不知慮此而反教人爲先生曰吁子來前夫大
木爲杗細木爲桷榑榱侏儒椳闑扂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
之工也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馬勃敗鼓之皮俱收並蓄待用無
遺者醫師之良也登明選公雜進巧拙紆餘爲妍卓犖爲傑校短量
長唯器是適者宰相之方也昔者孟軻好辯孔道以明轅環天下卒
老于行荀卿守正大論是弘逃讒于楚廢死蘭陵是二儒者吐辭爲
經舉足爲法絕類離倫優入聖域其遇于世何如也今先生學雖勤

唐傳一百七
不繇其統言雖多不要其中文雖奇不濟其用行雖修不顯於衆猶
且月費俸錢歲靡廩粟子不知耕婦不知織乘馬從徒安坐而食踵
常塗之促促窺陳編以盜竊然而聖主不加誅宰臣不見斥此非其
利哉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投閑置散乃分之宜若夫商財賄之有無
計班資之崇庠忘量已之所稱指前人之瑕疵是所謂詰匠氏之不
以杙爲楹而訾鑿師以昌陽引年欲進其猪苓也執政覽其文而憐
之以其有史才改比部郎中史館修撰踰歲轉考功郎中知制誥拜
中書舍人俄有不悅愈者據其舊事言愈前左降爲江陵掾曹荆南
節度使裴均館之頗厚均子錡凡鄙近者錡還省父愈爲序錢錡仍
呼其字此論喧於朝列坐是改太子右庶子元和十二年八月宰臣
裴度爲淮西宣慰處置使兼彰義軍節度使請愈爲行軍司馬仍賜
金紫淮蔡平十二月隨度還朝以功授刑部侍郎仍詔愈撰平淮西
碑其辭多敘裴度事時先入蔡州擒吳元濟李愬功第一愬不平之
愬妻出入禁中因訴碑辭不實詔令磨愈文憲宗命翰林學士段文

昌重撰文勒石鳳翔法門寺有護國真身塔塔內有釋迦文佛指骨
一節其書本傳法三十年一開開則熹豐人泰十四年正月上令中
使杜英奇押官人三十人持香花赴臨臯驛迎佛骨自光順門入大
內留禁中三日乃送諸寺王公士庶奔走捨施唯恐在後百姓有廢
業破產燒頂灼臂而求供養者愈素不喜佛上疏諫曰伏以佛者夷
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始流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昔黃帝在位百
年年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
十八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堯帝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
八歲帝舜及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時中國未
有佛也其後殷湯亦年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
十年書史不言其壽推其年數蓋不減百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
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至中國非因事佛而
致此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耳其後亂亡相繼
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唯梁武帝在位

四十八年前後三度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止於菜菓其後竟爲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信亦可知矣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當時群臣識見不遠不能深究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嘗恨焉伏惟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已來未有倫比即位之初即不許度人爲僧尼道士又不許別立寺觀臣當時以爲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之手今縱未能即行豈可恣之轉令盛世今聞陛下令群僧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昇入大內令諸寺迓迎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豐年之樂徇人之心爲京都士庶設詭異之觀戲玩之具耳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真心信佛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敬信百姓微賤於佛豈合惜身命所以灼頂燔指百十爲羣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倣效唯恐後時老幼奔波棄其生業若不即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鬻身以爲供

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道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物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尚在奉甘六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龕齋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於衆也况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以入宮禁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行弔於國尚令巫祝先以桃茆祓除不祥然後進弔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觀視之巫祝不先齋戒不用羣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恥之乞以此骨付之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爲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豈不快哉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疏奏憲宗怒甚間一日出疏以示宰臣將加極法裴度崔群奏曰韓愈上忤尊聽誠宜得罪然而非內懷忠懇不避黜責豈能至此伏乞稍賜寬容以來諫者上曰愈言我奉佛太過我猶爲容之至謂東漢奉佛之後帝王咸致天促何言之乖刺也愈爲人臣敢

爾狂妄固不可赦于是人情驚惋乃至國戚諸貴亦以罪愈太重因
事言之乃貶爲潮州刺史愈至潮陽上表曰臣今年正月十四日蒙
恩授潮州刺史即日馳驛就路經涉嶺海水陸萬里臣所領州在廣
府極東去廣府雖云二千里然來往動皆踰月過海口下惡水濤瀧
壯猛難計期程颶風鱷魚患禍不測州南近界漲海連天毒霧瘴氛
日夕發作臣少多病年纔五十髮白齒落理不久長加以罪犯至重
所處又極遠惡憂惶慙悴死亡無日單立一身朝無親黨居蠻夷之
地與魍魅同羣苟非陛下哀而念之誰肯爲臣言者臣受性愚陋人
事多所不通唯酷好學問文章未嘗一日暫廢實爲時輩推許臣於
當時之文亦未有過人者至於論述陛下功德與詩書相表裏作爲
歌詩薦之郊廟紀太山之封鏤白玉之牒鋪張對天之宏休揚厲無
前之偉蹟編於詩書之策而無愧措於天地之間而無虧雖使古人
復生臣未肯多讓伏以大唐受命有天下四海之內莫不臣妾南北
東西地各萬里自天寶之後政治少懈文致未復武剋不綱孽臣姦

隸外順內悖父死子代以祖以孫如古諸侯自擅其地不朝不貢大
七十年四聖傳序以至陛下躬親聽斷干戈所靡無不從順宜定樂
章以告神明東巡泰山奏功皇天使永永萬年服我成烈當此之際
所謂千載一時不可逢之嘉會而臣負罪嬰釁自拘海島戚戚嗟嗟
日與死迫曾不得奏薄伎於從官之內隸御之間窮思畢精以贖前
過懷痛窮天死不閉目瞻望宸極覓神飛去伏惟陛下天地父母哀
而憐之憲宗謂宰臣曰昨得韓愈到潮州表因思其所諫佛骨事大
是愛我我豈不知然愈爲人臣不當言人主事佛乃年促也我以是
惡其容易上欲復用愈故先語及觀宰臣之奏對而皇甫鏜惡愈猶
直恐其復用率先對曰愈終大狂踈且可量移一郡乃授袁州刺史
初愈至潮陽旣視事詢吏民疾苦皆曰郡西秋水有鱷魚外而化長
數丈食民畜產將盡以是民貧居數日愈往視之令判官秦濟炮一
豚一羊投之秋水呪之曰前代德薄之君棄楚越之地則鱷魚涵泳
於此可也今天子神聖四海之外撫而有之況揚州之境刺史縣令

之所治出貢賦以共天地宗廟之祀鱷魚豈可與刺史雜處此土哉
刺史受天子命令守此土而鱷魚睥然安谿潭食民畜熊鹿麀豸以
肥其身以繁其卵與刺史爭為長刺史雖駑弱安肯為鱷魚低首而
下哉今潮州大海在其南鯨鵬之大蝦蟳之細無不容鱷魚朝發而
夕至今與鱷魚約三日乃至七日如頑而不徙須為物害則刺史選
材伎壯夫操勁弓毒矢與鱷魚從事矣况之夕有暴風雷起於秋中
數日秋水盡涸徙於舊秋西六十里自是朝人無鱷患袁州之俗男
女隸於人者踰約則没入出錢之家愈至設法贖其所没男女歸其
父母仍削其俗法不許隸人十五年徵為國子祭酒轉兵部侍郎會
鎮州殺田弘正立王廷湊令愈往鎮州宣諭愈既至集軍民諭以逆
順辭情切至廷湊畏重之改吏部侍郎轉京兆尹兼御史大夫以不
臺參為御史中丞李紳所劾愈不伏言準勅仍不臺參紳愈性皆褊
僻移刺往來紛然不止乃出紳為浙西觀察使愈亦罷尹為兵部侍
郎及紳面辭赴鎮江涕陳敘穆宗憐之乃追制以紳為兵部侍郎愈

復為吏部侍郎長慶四年十二月卒時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謚曰
文愈性弘通與人交榮悴不易少時與洛陽人孟郊東郡人張籍友
善二人名位未振愈不避寒暑稱薦於公卿間而籍終成科第榮於
祿仕後雖通貴每退公之隙則相與談讌論文賦詩如平昔焉而觀
諸權門豪士如僕隸焉瞪然不顧而頗能誘厲後進館之者十六七
雖晨炊不給怡然不介意大抵以興起名教弘獎仁義為事凡嫁內
外及友朋孤女僅十人常以為自魏晉已還為文者多拘偶對而經
誥之指歸遷雄之氣格不復振起矣故愈所為文務反近體杼意立
言自成一家新語後學之士取為師法當時作者甚眾無以過之故
世稱韓文焉然時有恃才肆意亦有塾孔孟之旨若南人妄以柳宗
元為羅池神而愈譏碑以實之李賀父名晉不應進士而愈為賀作
諱辨令舉進士又為毛穎傳譏戲不近人情此文章之甚紕繆者時
謂愈有史筆及撰順宗實錄繁簡不當敘事拙於取捨頗為當代所
非穆宗文宗嘗詔史臣添改時愈督李漢將係在顯位諸公難之而

韋處厚竟別撰順宗實錄三卷有文集四十卷李漢爲之序子昶亦登進士第

張籍者貞元中登進士第性詭激能爲古體詩有警策之句傳於時調補太常寺太祝轉國子助教秘書郎以詩名當代公卿裴度令狐楚才名如白居易元稹皆與之遊而韓愈尤重之累授國子博士水部員外郎轉水部郎中卒世謂之張水部云

孟郊者少隱於嵩山稱處士李翱分司洛中與之遊薦於留守鄭餘慶辟爲賓佐性孤僻寡合韓愈一見以爲忘形之契常稱其字曰東野與之唱和於文酒之間鄭餘慶鎮興元又奏爲從事辟書下而卒餘慶給錢數萬葬送贍給其妻子者累年

唐衢者應進士久而不第能爲歌詩意多感發見人文章有所傷歎者讀訖必哭涕泗不能已每與人言論既相別發聲一號音辭哀切聞之者莫不悽然泣下嘗客遊太原屬戎帥軍宴衢得預會酒酣言事抗音而哭一席不樂爲之罷會故世稱唐衢善哭左拾遺白居易

遺之詩曰賈誼哭時事阮籍哭路歧唐生今亦哭異代同其悲唐生者何人五十寒且饑不悲口無食不悲身無衣所悲忠與義悲甚則哭之太尉擊賊曰尚書叱盜時大夫死兇寇諫議譎蠻夷每見如此事聲發涕輒隨我亦君之徒鬱鬱何所爲不能發聲哭轉作樂府辭其爲名流稱重若此竟不登一命而卒

李翱字習之涼武昭王之後父楚金貝州司法叅軍翱幼勤於儒學博雅好古爲文尚氣質貞元十四年登進士第授校書郎三遷至京兆府司錄叅軍元和初轉國子博士史館修撰十四年太常丞王涇上疏請去太廟朔望上食詔百官議議者以開元禮太廟每歲祔祠蒸嘗臘凡五享天寶末玄宗令尚食每月朔望具常饌令宮闈令上食於太廟後遂爲常由是朔望不視朔比之大祠翱奏議曰國語曰王者日祭禮記曰王立七廟皆月祭之周禮不祭禴祠蒸嘗漢氏皆雜而用之蓋遭秦火詩書禮經燼滅編殘簡缺漢乃求之先儒穿鑿各伸已見皆託古聖賢之名以信其語故所記各不同也古者廟有

寢而不墓祭秦漢始建寢廟於園陵而上食焉國家因之而不改貞
觀開元禮並無宗廟日祭月祭之禮蓋以日祭月祭既已行於陵寢
矣故太廟之中每歲五饗六告而已不然者房玄齡魏徵輩皆一代
名臣窮極經史豈不見國語禮記有日祭月祭之詞乎斯足以明矣
伏以太廟之饗遵豆牲牢三代之通禮是貴誠之義也園陵之奠改
用常饌秦漢之權制乃食味之道也今朝望上食於太廟豈非用常
襲味而貴多品乎且非禮所謂至敬不饗味而貴氣臭之義也傳稱
屈到嗜芟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以芟及祭薦芟其子違
命去芟而用羊饋遵豆脯醢君子是之言事祖考之義當以禮為重
不以其生存所嗜為獻蓋明非食味也然則薦常饌於太廟無乃與
芟為比乎且非三代聖王之所行也況祭器不陳俎豆祭官不命三
公執事者唯宮闈令與宗正卿而已謂之上食也安得以為祭乎且
時享于太廟有司攝事祝文曰孝曾孫皇帝臣某謹遣太尉臣名敢
昭告于高祖神堯皇帝祖妣太穆皇后竇氏時惟孟春永懷罔極謹

以一元大武柔毛剛鬣明粢薌其嘉蔬嘉薦醴齊敬脩時享以申追
慕此祝辭也前享七日質明太尉誓百官於尚書省曰某月某日時
享于太廟各揚其職不供其事國有常刑凡陪享之官散齋四日致
齋三日然後可以為祭也宗廟之禮非敢擅議雖有知者其誰敢言
故六十餘年行之不廢今聖朝以弓矢旣橐禮樂為大故下百寮可
得詳議臣等以為貞觀開元禮並無太廟上食之文以禮斷情罷之
可也至若陵寢上食採國語禮記日祭月祭之詞因秦漢之制脩而
存之以廣孝道可也如此則經義可據故事不遺大禮既明永息異
論可以繼二帝三王而為萬代法與其瀆禮越古貴因循而憚改作
猶天地之相遠也知禮者是之事竟不行翔性剛急論議無所避執
政雖重其學而惡其激訐故久次不遷朝以史官記事不實奏狀曰
臣諫得秉筆史館以記注為職夫勸善懲惡正言直筆紀聖朝功德
述忠賢事業載姦臣醜行以傳無窮者史官之任也凡人事迹非大
善大惡則眾人無由得知舊例皆訪於人又取行狀謚議以為考據

今之作行狀者多是其門生故吏莫不虛加仁義禮智妄言忠肅惠和此不唯處其心不實苟欲虛美於受恩之地耳蓋爲文者又非游夏遷雄之列務於華而忘其實溺於文而棄其理故爲文則失六經之古風紀事則非史遷之實錄臣今請作行狀者但指事實直載事功假如作魏徵傳但記其諫諍之辭足以爲正直段秀實但記其倒用司農印以追逆兵以象笏擊朱泚足以爲忠烈若考功視行狀不依此者不得受依此則考功下太常牒史館然後定謚伏乞以臣此奏下考功從之尋權知職方員外郎十五年六月授考功員外郎並兼史職翱與李景儉友善初景儉拜諫議大夫舉翱自代至是景儉貶黜七月出朝爲朗州刺史俄而景儉復爲諫議大夫翱亦入爲禮部郎中翱自負辭藝以爲合知制誥以久未如志鬱鬱不樂因入中書謁宰相面數李逢吉之過失逢吉不之校翱心不自安乃請告滿百日有司準例停官逢吉奏授廬州刺史太和初入朝爲諫議大夫尋以本官知制誥三年二月拜中書舍人初諫議大夫翱嘗將使滄

州軍前宣諭翱嘗贊成此行栢者尋以擅入滄州得罪翱坐謬舉左授少府少監俄出爲鄭州刺史五年出爲桂州刺史御史中丞元桂管都防禦使七年改授潭州刺史湖南觀察使八年徵爲刑部侍郎九年轉戶部侍郎七月檢校戶部尚書襄州刺史充山南東道節度使會昌中卒於鎮謚曰文

宇文籍字夏龜父滔官卑少好學尤通春秋竇羣自處士徵爲右拾遺表籍自代由是知名登進士第宰相武元衡出鎮西蜀奏爲從事以咸陽尉直史館與韓愈同脩順宗實錄遷監察御史王承宗叛詔捕其弟駙馬都尉承系其實客中有爲悞識者又蘇表以破淮西策干宰相武元衡元衡不用以籍舊從事令召表訊之籍因以表押元衡怒坐貶江陵府戶曹參軍至任節度使孫簡知重之欲令兼幕府職事籍辭曰籍以君命譴黜亦當以君命升假榮偷獎非所願也後考滿連辟藩府入爲侍御史轉著作郎遷駕部員外郎史館修撰與韋處厚韋表徵路隨沈傳師同脩憲宗實錄俄以本官知制誥轉庫

部郎中太和中遷諫議大夫專掌史筆罷知制誥籍性簡澹寡合耽
玩經史精於著述而風望峻整爲時輩推重大和二年正月卒時年
五十九贈工部侍郎子臨大中初登進士第

劉禹錫字夢得彭城人祖雲父洸仕歷州縣令佐世以儒學稱禹錫
貞元九年擢進士第又登宏辭科禹錫精於古文善五言詩今體文
章復多才麗從事淮南節度使杜佑幕典記室尤加禮異從佑入朝
爲監察御史與吏部郎中韋執誼相善貞元末王叔文於東宮用事
後輩務進多附麗之禹錫尤爲叔文知獎以宰相器待之順宗即位
久疾不任政事禁中文誥皆出於叔文引禹錫及柳宗元入禁中與
之圖議言無不從轉屯田員外郎判度支鹽鐵案兼崇陵使判官頗
怙威權中傷端士宗元素不悅武元衡時武元衡爲御史中丞乃左
授右庶子侍御史竇羣奏禹錫挾邪亂政不宜在朝羣即日罷官韓
臯憑藉貴門不附叔文黨出爲湖南觀察使既任喜怒凌人京師人
士不敢指名道路以目時號二王劉柳叔文敗坐貶連州刺史在道

貶朗州司馬地居西南夷土風僻陋舉目殊俗無可與言者禹錫在
朗州十年唯以文章吟詠陶冶情性蠻俗好巫每淫祠鼓舞必歌俚
辭禹錫或從事於其間乃依騷人之作爲新辭以教巫祝故武陵谿
洞間夷歌率多禹錫之辭也初禹錫宗元等八人犯衆怒憲宗亦怒
故再貶制有逢恩不原之令然執政惜其才欲洗滌痕累漸序用之
會程异復掌轉運有詔以韓臯及禹錫等爲遠郡刺史屬武元衡在
中書諫官十餘人論列言不可復用而止禹錫積歲在湘澧間鬱悒
不怡因讀張九齡文集乃叙其意曰世稱曲江爲相建言放臣不宜
於善地多徙五磳不毛之鄉今讀其文章自內職牧始安有瘴癘之
歎自退相守荊州有拘囚之思託諷禽鳥寄辭草樹鬱然與騷人同
風嗟夫身出於遐陬一失意而不能堪矧華人士族而必致醜地然
後快意哉議者以曲江爲良臣識胡雛有反相差與凡器同列密啓
廷諍雖古哲人不及而燕翼無似終爲餒魂豈伎心失恕陰譴最大
雖二美莫贖耶不然何袁公一言明楚獄而鍾社四葉以是相較神

可誣乎元和十年自武陵召還宰相復欲置之郎署時禹錫作遊玄
都觀詠看花君子詩語涉譏刺執政不悅復出爲播州刺史詔下御
史中丞裴度奏曰劉禹錫有母年八十餘今播州西南極遠猿狖所
居人迹罕至禹錫誠合得罪然其老母必去不得則與此子爲死別
臣恐傷陛下孝理之風伏請屈法稍移近處憲宗曰夫爲人子每事
尤須謹慎常恐貽親之憂今禹錫所坐更合重於他人卿豈可以此
論之度無以對良久帝改容而言曰朕所言是責人子之事然終不
欲傷其所親之心乃改授連州刺史去京師又十餘年連刺數郡大
和二年自和州刺史徵還拜主客郎中禹錫銜前事未已復作遊玄
都觀詩序曰予貞元二十一年爲尚書屯田員外郎時此觀中未有
花木是歲出牧連州尋貶朗州司馬居十年召還京師人人皆言有
道士手植紅桃滿觀如燦晨霞遂有詩以志一時之事旋又出牧干
今十有四年得爲主客郎中重遊茲觀蕩然無復一樹在兔葵鷺麥
動搖於春風因再題二十八字以俟後遊其前篇有玄都觀裏桃千

樹揔是劉郎去後栽之句後篇有種桃道士今何在而度劉郎又到
來之句人嘉其才而薄其行禹錫甚怒武元衡李逢吉而裴度稍知
之太和中度在中書欲令知制誥執政又聞詩序滋不悅累轉禮部
郎中集賢院學士度罷知政事禹錫求分司東都終以恃才褊心不
得久處朝列六月授蘇州刺史就賜金紫秩滿入朝授汝州刺史遷
太子賓客分司東都禹錫晚年與少傅白居易友善詩筆文章時無
在其右者常與禹錫唱和往來因集其詩而序之曰彭城劉夢得詩
豪者也其鋒森然少敢當者予不量力往往犯之夫合應者聲同交
爭者力敵一往一復欲罷不能由是每制一篇先於視草視竟作興
作則文成一二年來日尋筆硯同和贈答不覺滋多太和三年春已
前紙墨所存者凡一百三十八首其餘乘興杖醉率然口號者不在
此數因命小姪龜兒編勒成兩軸仍寫二本一付龜兒一授夢得小
男崙即各令收藏附兩家文集予頃與元微之唱和頗多或在人口
嘗戲微之云僕與足下二十年來爲文友詩敵幸也亦不幸也吟詠

情性播揚名聲其適遺形其樂忘老幸也然江南士女語才子者多云元白以子之故使僕不得獨步於吳越間此亦不幸也今垂老復遇夢得夢得非重不幸耶夢得文之神妙莫先於是若 妙與神則吾豈敢如夢得雪裏高山頭白早海中仙果子生遲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之句之類真謂神妙矣在在處處應有靈物護持豈止兩家子弟秘藏而已其為名流許與如此夢得嘗為西塞懷古金陵五題等詩江南文士稱為佳作雖名位不達公卿大寮多與之交開成初復為太子賓客分司俄授同州刺史秩滿檢校禮部尚書太子賓客分司會昌二年七月卒時年七十一贈戶部尚書子承雍登進士第亦有才藻

柳宗元字子厚河東人後魏侍中濟陰公之系孫曾伯祖奭高祖朝宰相父鎮太常博士終侍御史宗元少聰警絕眾尤精西漢詩騷下筆構思與古為侔精裁密緻璨若珠貝當時流輩咸推之登進士第應舉宏辭授校書郎監田尉貞元十九年為監察御史順宗即位王

叔文韋執誼用事尤奇待宗元與監察呂溫密引禁中與之圖事轉尚書禮部員外郎叔文欲六月之會居位不久叔文敗與同輩七人俱貶宗元為召州刺史在道再貶永州司馬既罹竄逐涉履蠻瘴崎嶇堙厄蘊騷人之鬱悼寫情叙事動必以文為騷文十數篇覽之者為之悽惻元和十年例移為柳州刺史時朗州司馬劉禹錫得播州刺史制書下宗元謂所親曰禹錫有母年高今為邵蠻方南絕域往復萬里如何與母偕行如母子異方便為求訣吾於禹錫為執友胡忍見其若是即草章奏請以柳州授禹錫自往播州會裴度亦奏其事禹錫終易連州柳州土俗以男女質錢過期則沒入錢主宗元革其鄉法其已沒者仍出私錢贖之歸其父母江嶺間為進士者不遠數千里皆隨宗元師法凡經其門必為名士著述之盛名動於時時號柳州云有文集四十卷元和十四年十月五日卒時年四十七子周六周七纔三四歲觀察使裴行立為營護其喪及妻子還於京師時人義之

韋辭字踐之祖召鄉洛陽丞父翊官至侍御史辭少以兩經擢第判
入等爲秘書省校書郎貞元末東都留守韋夏卿辟爲從事後累佐
使府皆以叅畫稱職元和九年自藍田令入拜侍御史以事累出爲
朗州刺史再貶江州司馬長慶初韋處厚路隨以公望居顯要素知
辭有文學理行亟稱薦之擢爲戶部員外轉刑部郎中充京西北和
耀使尋爲戶部郎中兼御史中丞竟鹽鐵副使轉吏部郎中文宗即
位韋處厚執政且以澄汰浮華登用藝實爲事乃以辭與李翱同拜
中書舍人辭素無清藻文筆不過中才然處事端實游官無黨與李
翱特相善俱擅文學高名踈達自用不事檢操處厚以激時用頗不
厭公論辭亦倦於潤色苦求外任乃出爲潭州刺史御史中丞湖南
觀察使在鎮二年吏民稱治太和四年卒時年五十八贈右散騎常
侍

史臣曰貞元太和之間以文學聳動搢紳之伍者宗元禹錫而已其
巧麗淵博屬辭比事誠一代之宏才如俾之詠歌帝載黼藻王言足
以平揖古賢氣吞時輩而蹈道不謹昵比小人自致流離遂墮素業
故君子羣而不黨戒懼慎獨正爲此也韓李二文公於陵遲之末遑
追仁義有志於持世範欲以人文化成而道未果也至若抑揚墨排
釋老雖於道未弘亦端士之用心也

贊曰天地經綸無出斯文愈翺揮翰語切典墳犧雞斷尾害馬敗羣
僻塗自噬劉柳諸君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一十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一十一

劉昫等修

聞人詮校刻沈桐同校

李光進 弟光彥

烏重胤

王沛 子逢

李珙

李祐

董重質

楊元卿 子延宗

劉悟 子從諫 孫積

劉沔

石雄

李光進本河曲部落稽阿跌之族也父良臣襲雞田州刺史隸朔方軍光進姊適舍利葛旃殺僕固瑒而事河東節度使辛雲京光進兄弟少依葛旃因家于太原光進勇毅果敢其武藝兵略次于葛旃肅宗自靈武觀兵光進從郭子儀破賊收兩京累有戰功至德中授代州刺史封范陽郡公食邑二百戶上元初郭子儀為朔州節度以軍討大同橫野清夷范陽及河北殘寇用光進為都知兵馬使尋遷渭

北節度使宋泰初准封威郡王大曆四年檢校戶部尚書知省事未幾又轉檢校刑部尚書兼太子太保是歲冬十月葬母於京城之南原將相致祭者凡四十四幄窮極奢靡城內士庶觀者如堵元和四年王承宗范希朝引師救易定表光進爲步都虞候戰於木刀溝光進有功六年拜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充單于大都護振武節度使詔以光進夙有誠節克著茂勲賜姓李氏其弟光顏除洛州刺史克本州團練使兄弟恩澤同時人皆歎異八年遷靈武節度使光進嘗從馬燧救臨洛戰汨水收河中皆有功前後軍中之職無所不歷中丞大夫悉曾兼帶先是救易定之師光進光顏皆在其行故軍中呼光進爲大大夫光顏爲小大夫十年七月卒光進兄弟少以孝睦推於軍中及居母喪三年不歸寢室光顏先娶妻其母委以家事母卒光進~~送~~喪顏使其妻奉管籥家籍財物歸于其妣光進命反之且謂光顏曰新婦逮事母嘗命以主家不可改也因相持泣良久乃如初卒時年六十五贈尚書左僕射

光顏與兄光進以葛旃善騎射兄弟自幼皆師之葛旃獨許光顏之勇健已不能逮及長從河東軍爲裨將討李懷光楊惠琳皆有功後隨高崇文平蜀舉旗斬將出入如神由是稍稍知名自憲宗元和已來歷授代洛二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九年將討淮蔡九月遷陳州刺史克忠武軍都知兵馬使踰月遷忠武軍節度使檢校工部尚書會朝廷徵天下兵環申蔡而討吳元濟詔光顏以本軍獨當一面光顏於是引兵臨澧水抗洄曲明年五月破元濟之師於時曲初賊衆晨墜光顏之壘而陣光顏不得出乃自毀其柵之左右出騎以突之光顏將數騎冒堅而衝之出入者數四賊衆盡識矢集於身如蝟其子攬光顏馬鞅止其深入光顏舉刃叱之乃退於是人爭奮躍賊乃大潰死者數千人捷聲至京師人人相賀時伐蔡之師大小凡十餘鎮自裴度使還唯奏光顏勇而知義終不辱命至是果立功焉是歲十一月光顏又與懷汝節度烏重胤同破元濟之衆於小澧河平其柵劫都統韓弘令諸軍齊攻賊城賊又徑攻烏重胤之壘重胤禦之中

數槍馳請救於光顏光顏以小澉橋賊之堡也乘其無備使田頴來朝隱襲而取之乃平其城塹由是克救重胤韓弘以光顏違令取頴及朝隱將戮之頴及朝隱勇而材軍中皆惋惜之光顏畏弘不敢留會中使景忠信至知其情乃矯詔令所在械繫之走馬入見具以本末聞憲宗赦忠信矯詔罪令即往釋頴及朝隱弘及光顏迭以表論憲宗謂弘使曰頴等違都統令固當處死但光顏以其襲賊有功亦可宥之軍有三令五申宜捨此以收來效及以詔諭弘弘不悅十一年光顏連敗元濟之衆拔賊凌雲柵憲宗大悅賜其告捷者奴婢銀錦進位檢校尚書左僕射十二年四月光顏敗元濟之衆三萬于郾城其將張伯良奔于蔡州殺其賊什二三獲馬千匹器甲三萬聯皆畫雷公符仍書云速破城北軍尋而郾城守將鄧懷金請以城降光顏許之而收郾城初鄧懷金以官軍圍青陵城絕其歸路懷金懼謀於郾城令董昌齡母素誠昌齡令降昌齡因此勸懷金歸歎于光顏且曰城中之人父母妻子皆質于蔡州如不屈而降則家盡屠矣請

來攻城我則舉烽求救救兵將至官軍逆擊之必敗此時當以城降光顏從之賊果敗走於是昌齡執印帥吏列于門外懷金與諸將素服倒戈列于門內光顏受降乃入羅城其城自壞五十餘步時韓弘爲汴帥驕矜倔強常倚賊勢索朝廷姑息惡光顏力戰陰圖撓屈計無所施遂舉大梁城求得一美婦人教以歌舞絃管六博之藝飾之以珠翠金玉衣服之具計費數百萬命使者送遺光顏一見悅惑而怠於軍政也使者即賫書先造光顏壘曰本使令公德公私愛憂公暴露欲進一妓以慰公征役之思謹以候命光顏曰今日已暮明日納焉詰朝光顏乃大宴軍士三軍咸集命使者進妓妓至則容止端麗殆非人間所有一座皆驚光顏乃於座上謂來使曰令公憐光顏離家室久捨美妓見贈誠有以荷德也然光顏受國家恩深誓不與逆賊同生日月下今戰卒數萬皆背妻子蹈白刃光顏奈何以女色爲樂言訖涕泣嗚咽堂下兵士數萬皆感激流涕乃厚以縑帛酬其來使俾領其妓自席上而迴謂使者曰爲光顏多謝令公光顏事君

許國之心死無貳矣自此兵衆之心彌加激勵及裴度至行營率賓從於方城池口觀板築五溝賊遽至注弩挺刃勢將及度光顏決戰於前以却之時光顏預慮其來先使田布以二百騎伏於溝中出賊不意交擊之度方獲免布又先扼其溝中歸路賊多棄騎越溝相牽墜壓而死者千餘人是日徵光顏之救度幾陷矣是月賊知光顏勇冠諸將乃悉其衆出當光顏之師時李愬乘其無備急躬襲蔡州拔之獲元濟董重質棄洄曲軍入城降愬光顏知之躍馬入賊營大呼以降賊衆萬餘人皆解甲投戈請命賊平加檢校司空十三年春命中官宴光顏於居第賜芻米二十餘車憲宗又御麟德殿召對賜金帶錦綵朝廷東討李師道授光顏義成軍節度使至鎮尋赴行營數旬之內再敗賊軍於濮陽殺戮數千人進軍深入十四年西蕃入寇移授邠寧節度使時鹽州爲吐蕃所毀命李文悅爲刺史令重胤充勾當修築鹽州城使仍許以陳許六千人隨赴邠寧是歲吐蕃侵涇州原自田縉鎮夏州以貪猥侵撓党項羗乃吐蕃入寇及蕃軍攻涇州

志字乃士
心二字

邊將郝玘血戰始退初光顏聞賊攻涇州料兵赴救邠師諠然曰人給五十千而不識戰陣彼何人也常額衣資不得而前蹈白刃此何人也憤聲恟恟不可遏光顏素得志曲爲陳說大義言發涕流三軍感之亦泣下乃忻然即路擊賊退之穆宗即位就加特進仍與一子四品正員官尋詔赴闕賜開化里第進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穆宗以光顏功冠諸將故召赴闕讌賜優給已而帶平章復鎮所以報勳臣也長慶初遷鳳翔節度使依前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歲末復授許州節度使朝廷以光顏昔鎮陳許頗得士心將討鎮異故有此拜赴鎮日宰相百寮以故事送別於章敬寺穆宗御通化門臨送之賜錦綵銀器良馬玉帶等物二年討王廷湊命光顏兼深州行營諸軍節度使光顏既受命而行懸軍討賊艱於饋運朝廷又以滄景德棣等州俾之兼管以其鄰賊之郡可便飛輓光顏以朝廷制置乖方賊帥連結未可朝夕平定事若差跌即前功悉棄乃懇辭兼鎮尋以疾作表祈歸鎮朝廷果計賊無功而赦廷湊四年敬宗即位正拜

司徒汴州李齊逐其帥叛詔光顏率陳許之師討之營于尉氏俄而
誅齊遷太原尹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使進階開府儀同三司仍於正
衙受冊司徒兼侍中二年九月卒年六十六廢朝三日贈太尉謚曰
忠

烏重胤潞州牙將也元和中王承宗叛王師加討潞帥盧從史雖出
軍而密與賊通時神策行營吐突承璀與從史軍相近承璀與重胤
謀縛從史於帳下是日重胤戒嚴潞軍無敢動者憲宗賞其功授潞
府左司馬遷懷州刺史兼克河陽三城節度使會討淮蔡用重胤壓
境仍割汝州隸河陽自王師討淮西三年重胤與李光顏犄角相應
大小百餘戰以至元濟誅就加檢校尚書右僕射轉司空蔡將有李
端者過潞河降重胤其妻為賊束縛於樹齧食至死將絕猶呼其夫
曰善事烏僕射其得人心如此元和十三年代鄭權為橫海軍節度
使既至鎮上言曰臣以河朔能拒朝命者其大略可見蓋刺史失其
職又使鎮將領兵事若刺史各得職分又有鎮兵則節將雖有祿山

思明之姦豈能據一州為叛哉所以河朔六十年能拒朝命者祇以
奪刺史縣令之職自作威福故也臣所管德棣景三州已舉公牒各
還刺史職事訖應在州兵並令刺史收管又景州本是弓高縣請却
廢為縣歸化縣本是草市請廢縣依舊屬德州詔並從之由是法制
修立各歸名分及屯軍深州重胤以朝廷制置失儀賊方憑凌未可
輕進觀望累月穆宗急於誅叛遂以杜叔良代之以重胤檢校司徒
兼興元尹克山南西道節度使召至京師復以本官為天平軍節度
鄆曹濮等州觀察等使李同捷據滄州請襲父位朝廷不從議者慮
狡童拒命欲以重臣代乃移鎮兗海加太子太師平章事俾兼領滄
景節度仍舊割齊州隸之蓋望不勞師而底定制出旬日重胤卒贈
太尉重胤出自行間及為長帥赤心奉上能與下同甘苦所至立功
未嘗矜伐而善待賓僚禮分同至當時名士咸願依之身歿之日軍
士二十餘人皆割股肉以為祭醑雖古之名將無以加焉子漢弘嗣
起復授左領軍衛將軍漢弘上表乞終服紀文宗嘉詔從之服闋方

授官

王沛許州人年十八有勇決許州節度使上官浼奇其才以女妻之署爲牙門將及浼卒子塔田僞追脅浼子欲邀襲位懼監軍使不順其事將結謀伏兵以圖之沛竊知其謀密告監軍因盡擒其黨於伏匿之所監軍范日用以其事聞德宗乃以陳許行軍司馬劉昌裔總統其軍賜沛手詔令護浼之子赴上都既至召見德宗謂之曰據卿忠義寵宜加等但昌裔所奏祇請加監察御史朕意殊爲不足卿速歸便宣付昌裔更令奏來遂駟騎而還未至許州拜開府儀同三司兼御史中丞依前本職吳元濟反李光顏受命攻討奇沛節槩署行營兵馬使別統勁兵屯于近郊及軍合連破蔡寇頻詔進軍諸將觀望無敢先渡澗河沛率兵五千夜渡澗河合流口徑扼賊喉而成城自是河陽宣武太原魏博等軍繼渡犄角進攻郟城沛先結壘與賊對賊將鄧懷金率衆面縛而降蔡賊平沛隨李光顏入朝光顏具陳沛功加御史大夫既還鎮光顏受詔討郟寇及李師道誅詔分許州

兵戍于邠以沛爲都將救鹽州擊退吐蕃以功加寧州刺史遷陳州李宥反詔沛兼忠武節度副使率師討宥宥平加檢校右散騎常侍遷充海沂密節度觀察等使此邦新造人情曠驚沛明申法令選蒐軍政暮年大理明年改檢校工部尚書充忠武軍節度陳許蔡觀察等使卒于鎮贈右僕射子逢

逢少沉勇從父征伐有功爲忠武都知兵馬使太和中入宿衛歷諸衛將軍從石雄劉沔破迴紇于天德性果決用法嚴其時有二千人不上陣官賜賞給逢皆不與或非之逢曰健兒向前冒白刃若不行賜賞其如冒刃者何王宰攻劉稹逢領陳許七千人屯翼城代田令昭賊平檢校左散騎常侍累遷至忠武軍節度陳許觀察等使

李珙山東甲姓代修婚姻至珙不好讀書唯以弓馬爲務長六尺餘氣貌魁岸嘗詣澤路謁李抱真異之將選爲衙門將旋以酒酣使氣復欲棄之都將王虔休謂抱真曰李珙奇士也若不能用不如殺之無爲他人所得抱真死虔休爲帥乃依虔休累爲昭義大將吐突承

璿之擒盧從史烏重胤實預其謀珙初不知將救從史聞重胤受朝旨乃觀望不進重胤以此德之後領河陽乃置於麾下然朝廷已與從史厚善竟出為北邊一校元和十年征淮西重胤懇表為諸道行營都虞候詔特從之俄以母憂去職服闋除右武衛上將軍長慶四年八月卒年六十四廢朝一日

李祐本蔡州牙將事吳元濟驍勇善戰自王師討淮西祐為行營將每抗官軍皆憚之元和十二年為李愬所擒愬知祐有膽略釋其死厚遇之推誠定分與同寢食往往帳中密語達曙不寐人有耳屬於外者但屢聞祐感泣聲而軍中以前時為祐殺傷者多營壘諸卒會議皆恨不殺祐愬以衆情歸愬慮不能全因送祐於京師乃上表救之憲宗特恕遂遣祐賜愬大喜即以三千精兵付之祐所言無有所疑竟以祐破蔡擒元濟以功授神武將軍遷金吾將軍檢校左散騎常侍夏州刺史御史大夫夏綏銀宥節度使寶曆初入為右金吾大將軍尋以吐蕃入寇出為涇州刺史涇原節度使太和初討李同

捷遷檢校戶部尚書滄州刺史滄德景節度使大和三年五月卒董重質本淮西牙將吳少誠之子壻也性勇悍識軍機善用兵及元濟拒命重質又為謀主領大軍當王師連歲不拔皆重質之謀也元和十二年宰相裴度督兵淮西至鄆城元濟乃悉發左右及守城之卒委重質而拒度時李愬乘虛入蔡既擒元濟重質之家在蔡愬乃安卹之仍使其子持書禮以召重質重質與其子已陷及元濟囚窘之狀乃慨然以單騎歸愬白衣叩伏愬揖登堦以賓禮與之食憲宗欲殺之愬奏許以不死而來降請免之且乞於本軍驅使於是貶春州司戶叅軍明年轉太子少詹事委武寧軍收管驅使仍加金紫十五年徵入授左神武軍將軍知軍事兼御史中丞仍賜金帛與有功者等尋授鹽州刺史又遷左右神策及諸道劔南西川行營節度使檢校左散騎常侍太和四年又轉夏綏銀宥節度使五年就加檢校工部尚書重質訓兵立法羗戎畏服八年八月卒贈尚書右僕射楊元卿祖子華德州安陵縣丞父寓申州鍾山縣令元卿少孤慷慨

有才略及冠尚漂蕩江嶺之表縱游放言人謂之狂生時吳少誠專
蔡州朝廷姑息之元卿白衣謁見署以劇縣旋辟爲從事奏授試大
理評事亦事少陽後奏轉監察裏行因上奏宰相李吉甫深加慰納
自是一歲或再隨奏至京師元卿每與少陽言諭以大義乃爲兇黨
所構賴節度判官蘇肇保持故免元卿潛奉朝廷內耗少陽之事及
少陽死其子元濟繼立元卿說曰先尚書性吝諸將皆飢寒今須布
惠以自固也府中有無元卿熟知之曷若散聘諸道卑辭厚禮以丈
人行呼羣帥庶幾一助而諸將大獲矣元卿願將留後表上聞朝廷
安得不從哉元濟許之元卿即日離蔡以賊勢盈虛條奏潛請詔諸
道拘留使者及元濟覺元卿妻陳氏并四男並爲元濟所殺同圻一
射塚蘇肇以保持元卿亦同日被害詔授元卿岳王府司馬尋遷太
子僕射元和十三年授蔡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未行改授光祿少卿
初朝廷比令元卿與李愬會議於唐州東境選要便處權置行蔡州
如百姓官健有歸順者使準勅優恤必令全活旣而召見元卿遽奏

請借度支錢及言事頗多不合旨宰相裴度亦以諸將討賊三年功
成在旦暮如更分土地與元卿即恐相侵生事故罷前命而改授
焉是歲旣平淮西元卿奏曰淮西甚有寶貨及犀帶臣知之往取必
得上曰朕本討賊爲人除害今賊平人安則我求之得矣寶貨犀帶
非所求也勿復此言是月詔授左金吾衛將軍未幾改汾州刺史復
徵爲左金吾衛將軍長慶初易置鎮魏守臣元卿詣宰相深陳利害
并具表其事後穆宗感悟賜白玉帶旋授檢校左散騎常侍涇州刺
史涇原渭節度觀察等使兼克四鎮北庭行軍元卿乃奏置屯田五
千頃每屯築牆高數仞鍵閉牢密卒然寇至盡可保守加檢校工部
尚書營田成復加使號居六年涇人論奏爲立德政碑移授懷州刺
史克河陽三城節度觀察等使大和五年就加檢校司空進階光祿
大夫以其營田納粟二十萬石以裨經費故也是歲改授汴宋毫觀
察等使凡所廢置皆有弘益詔並從之年七十寢疾歸洛陽詔授太
子太保是歲八月卒廢朝三日贈司徒元卿始以毀家効順累授方

鎮然性險巧所至好聚斂善結交涇人得情亦由此也子延宗開成中為磁州刺史坐謀逐河陽節度使以自立為其黨所告臺司推鞠得實誅之

劉悟正臣之孫也正臣本名客奴天寶末祿山叛平盧軍節度使柳知晦受賊偽署客奴時職居牙門襲殺知晦馳章以聞授平盧軍節度使賜名正臣悟少有勇力叔逸淮為汴帥積緡錢數百萬於洛中悟輒破局鑄悉盜用之既而懼亡歸李師古始亦未甚知後因擊毬馳突衝師古馬仆師古怒將斬之悟猛以氣語押觸師古師古奇而免之因令管壯士將後軍累署牙門右職奏授淄青節度都知兵馬使兼監察御史元和末憲宗既平淮西下詔誅師道遣悟將兵拒魏博軍而數促悟戰悟未及進馳使召之悟度使來必殺已乃偽疾不出令都虞候往迎之使者亦果以誠告其人云奉命殺悟以代悟都虞候即時先還悟勿之得其實乃召諸將與謀曰魏博田弘正兵強出戰必敗不出則死今天子所誅者司空一人而已悟與公等皆為

所驅迫使就其死何如殺其來使整戈以取鄆立大功轉危亡為富貴耶衆咸曰善唯都將所命悟於是立斬其使以兵取鄆圍其內城兼以火攻其門不數刻擒師道并男二人並斬其首以獻擢拜悟檢校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義成軍節度使封彭城郡王仍賜實封五百戶錢二萬貫莊宅各一區十五年正月入覲又加檢校兵部尚書餘如故穆宗即位以恩例遷檢校尚書右僕射是歲十月移鎮澤潞旋以本官兼平章事長慶元年幽州大將朱克融叛囚其帥張弘靖朝廷求名將以鎮漁陽乃加悟檢校司空平章事克盧龍軍節度使悟以幽州方亂未克進討詔授之節鉞徐圖之乃復以悟為澤潞節度拜檢校司徒兼太子太傅依前平章事時監軍劉承偕頗恃恩權常對衆辱悟又縱其下亂法悟不能平異日有中使至承偕宴之請悟悟欲往左右皆曰往則必為其困辱矣軍衆因亂悟不止之乃擒承偕至牙門殺其二僕欲并害承偕悟救之獲免朝廷不獲已貶承偕自是悟頗縱恣欲劾河朔三鎮朝廷失意不逞之徒多投寄潞州

以求援往往奏章論事辭旨不遜寶曆元年九月病卒贈太尉遺表請以其子從諫繼續戎事敬宗下大臣議僕射李絳以澤潞內地與三鎮事理不同不可許宰相李逢吉中尉王守澄受其賂曲爲奏請從諫自將作監主簿起復雲麾將軍守金吾衛大將軍同正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克昭義節度副大使知節度觀察等留後二年加金吾上將軍檢校工部尚書克昭義節度等使文宗即位進檢校司空六年十二月入覲七年春歸藩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九年李訓事敗宰相王涯等四人被禍時涯兼掌邦計雖不與李訓同謀然不自異於其間旣死非其罪悟素德涯之私恩心頗不平四上章請涯等罪名仇士良輩深譚之是時中官頗橫天子不能制朝臣日憂陷族賴從諫論列而鄭覃李石方能粗秉朝政先是有蕭洪者詐稱太后弟因仇士良保任許之厚賂及洪累受方鎮納賂不滿士良之志士良怒遣人上書論洪非太后之親又以蕭本者爲太后弟從諫深知內官之故乃自潞府飛章論之曰臣聞造僞以亂真者匹夫

知之尚不可況天下皆知乎執踈以爲親者在匹夫之家尚不可況處大國之朝乎臣受國恩深奉公心切知有此失安敢不言伏唯皇帝陛下仁及萬方孝敦九族而推心無黨唯理是求微臣所以不避直言切論深事伏見金吾將軍蕭本稱是太后親弟受此官榮今喧然國都殆聞藩府自上及下異口同音皆言蕭弘是真蕭本是僞臣傍聽衆論遍察羣情咸思發明以正名分今年二月其蕭弘投臣當道求臣上聞自言比者福建觀察使唐扶及監軍劉行止具審根源已曾論奏其時屬蕭本得爲外戚來自左軍臺司旣不敢研窮聖意遂勒還鄉里自茲議論轉益沸騰臣亦令潛問左軍權論大體而士良推至公之道發不黨之言蓋蕭本自度孤危妄有憑恃伏以名居國舅位列朝班而真僞不分中外所耻切慮皇太后受此罔惑已有恩情若含垢於一時終取笑於千古伏乞追蕭弘赴闕與蕭本對推細詰根源必辨真僞認令三司使推按帝以二蕭雖詐託名太后之宗不欲誅之俱流嶺表從諫進位檢校司徒會昌三年卒大將郭誼

等匿喪用其姪積權領軍務時宰相李德裕用事素惡從諫之姦回
奏請劉積護喪歸洛以聽朝旨積竟叛德裕用中丞李回奉使河朔
說令三鎮加兵討積乃削奪積官命徐許滑孟魏鎮幽并八鎮之師
四面進攻四年郭誼斬積傳首京師從諫妻裴氏初積拒命裴氏召
集大將妻同宴以酒爲壽泣下不能已諸婦請命裴曰新婦各與汝
夫文字勿忘先相公之拔擢莫効李丕皆恩走投國家子母爲託故
悲不能已也諸婦亦泣下故潞將叛志益堅積死裴亦以此極刑積
族屬昆仲九人皆誅

劉沔許州牙將也少事李光顏爲帳中親將元和末光顏討吳元濟常
用沔爲前鋒蔡將有董重質者守洹曲其部下乘驛即戰號驛子軍
最爲勁悍官軍常警備之沔驍銳善騎射每與驛軍接戰必冒刃陷
堅俘馘而還故忠武一軍破賊第一淮蔡平隨光顏入朝憲宗留宿
衛歷三將軍歷鹽州刺史天德軍防禦使在西北邊累立奇効大和
末河西党項羗叛沔以天德之師屢誅其酋渠移授振武節度使檢

校右散騎常侍單于大都護開成中党項雜虜大擾河西沔率吐渾
契苾沙陀三部落等諸族萬人馬三千騎徑至銀夏討襲大破之俘
獲萬計告捷而還以功加檢校戶部尚書會昌初迴紇部飢烏介可
汗奉太和公主至漢南求食過把頭烽犯雲朔北川朝廷以太原重
地控扼諸戎乃移沔河東節度使檢校尚書左僕射太原尹北京留
守詔與幽州張仲武協力招撫迴鶻竟破虜寇迎公主還宮以功進
位檢校司空尋改滑州刺史義成軍節度使四年潞帥劉從諫卒子
積匿喪擅主留務要求旄鉞武宗怒命忠武節度使王宰徐州節度
李彥佐等克路府西南面招撫使遂復授沔太原節度克路府北面
招討使沔與張仲武不協方徵兵幽州乃移沔爲鄭滑節度使進位
檢校司徒旣而以疾求歸洛陽授太子太保卒初沔爲忠武小校從
李光顏討淮西爲捉生將前後遇賊血戰鋒刃所傷幾死者數四嘗
傷重臥草中月黑不知歸路昏然而睡夢人授之雙燭曰子方大貴
此行無患可持此而還旣行炯然有雙光在前自後破虜危難每行

唐傳二百十一
常有此光及罷鎮後雙光息五年李德裕出鎮罷沔為太子太保明年以太子太保致仕卒

石雄徐州牙校也王智興之討李同捷以雄為右廂捉生兵馬使勇敢善戰氣凌三軍自智興以兵臨賊境率先收棣州雄先驅渡河前無堅陣徐人伏雄之撫待惡智興之虐欲逐之而立雄智興以軍在賊境懼其變生因其立功請授一郡刺史朝廷徵赴京師授壁州刺史智興尋殺雄之素相善諸將士百餘人仍奏雄搖動軍情請行誅戮文宗雅知其能惜之乃長流白州大和中河西党項擾亂選求武士乃召還隸振武劉沔軍為裨將累立破羗之功文宗以智興故未甚提擢而李紳李德裕以崔羣舊將素嘉之會昌初迴鶻寇天德詔命劉沔為招撫迴鶻使三年迴鶻大掠雲朔北邊牙於五原沔以太原之師屯於雲州沔謂雄曰黠虜離散不足驅除國家以公主之故不欲急攻今觀其所為氣凌我輩若稟朝旨或恐依違我輩捍邊但能除患專之可也公可選驍健乘其不意徑趨虜帳彼以疾雷之勢

不暇枝梧必棄公主亡竄事苟不捷吾自繼進亦無患也雄授教自選勁騎得沙陁李國昌三部落兼契苾拓拔雜虜三千騎月措夜發馬邑徑趨烏介之牙時虜帳逼振武雄既入城登堞視其衆寡見氈車數十從者皆衣朱碧類華人服飾雄令謀者訊之此何大人虜曰此公主帳也雄喻其人曰國家兵馬欲取可汗公主至此家國也須謀歸路俟兵合時不得動帳幕雄乃大率城內牛馬雜畜及大鼓夜穴城為十餘門遲明城上立旗帳炬火乃於諸門縱其牛畜鼓譟從之直犯烏介牙帳炬火燭天鼓譟動地可汗惶駭莫測率騎而奔雄率勁騎追至殺胡山急擊之斬首萬級生擒五千羊馬車帳皆委之而去遂迎公主還太原以功加檢校左散騎常侍豐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天德防禦等使雄沉勇徇義臨財甚廉每破賊立功朝廷特有賜與皆不入私室置於軍門首取一分餘並分給以此軍士感義皆思奮發累遷檢校左僕射河中尹河中晉絳節度使俄而昭義劉從諫卒其子稹擅主軍務朝議問罪令徐帥李彥佐為潞府西南面招

撫使以晉州刺史李丕為副時王宰在萬善柵劉沔在石會相顧未
進雄受代之翌日越烏嶺破賊五砦斬獲千計武宗聞捷大悅謂侍
臣曰今之義而有勇罕有雄之比者雄既率先破賊不旬日王宰收
天井關何弘敬王元逵亦收磁洛等郡先是潞州狂人折腰於市謂
人曰雄七千人至矣劉從諫捕而誅之及積危蹙大將郭誼密款請
斬積歸朝軍中疑其詐雄倡曰賊積之叛郭誼為謀主今請斬積
即誼自謀又何疑焉武宗亦以狂人之言詔雄以七千兵受降雄即
徑馳潞州降誼盡擒其黨與賊平進加檢校司空王宰智興之子於
雄不足雄以轅門子弟善禮之然討潞之役雄有始卒之功宰心惡
之及李德裕罷相宰黨排擯雄罷鎮既而聞德裕貶發疾而卒
史臣曰古所謂名將者不必蒙輪拔距之材拉虎批熊之力要當以
義終始好謀而成而阿跌昆仲稟氣陰山率多令範讓家權於主婦
拒美妓於姦臣章武恢復之功義師之効也重胤忠於事上仁於撫
下淮蔡之役勲亞光顏殿邦之臣也不可多得王沛之擒僚壻李祐

之執賊渠皆因事立功轉禍為福智則智矣仁者不為而劉悟自恃
太尤世邀續襲至於赤族報亦晚耶雄沔負羽邊城聲馳沙漠奉迎
賁主摧破昆戎不亦壯乎雄能感於已知不為無義美哉
賁曰淮鄆砥平義將輸誠二凶受縛亦其同惡毀義棄忠必殄爾宗
孰稱善將劉沔石雄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一十一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一十二

潘孟陽

李脩

王遂

曹華

韋綬

鄭權

盧士玫

韓全義

高霞寓

高瑀

崔戎

陸亘

張正甫

正甫子殺夫
殺夫子禕

劉昫等修

聞人詮校刻沈桐同校

潘孟陽禮部侍郎炎之子也孟陽以父蔭進登博學宏辭科累遷殿中侍御史降為司議郎孟陽母劉晏女也公卿多父友及外祖賓從故得薦用累至兵部郎中德宗末王紹以恩倖數稱孟陽之材因擢授權知戶部侍郎年未四十順宗即位永貞內禪王叔文誅杜佑始專判度支請孟陽代叔文為副時憲宗新即位乃命孟陽巡江淮省財賦仍加鹽鐵轉運副使且察東南鎮之政理時孟陽以氣豪權重領行從三四百人所歷鎮府但務遊賞與婦女為夜飲至鹽鐵轉運

院廣納財賄補吏職而已及歸大夫人望罷為大理卿二年出為華州刺史遷梓州刺史劔南東川節度使與武元衡有舊元衡作相復召為戶部侍郎判度支兼京北五城營田使以和糴使韓重華為副太府卿王遂與孟陽不協議以營田非便持之不下孟陽忿憾形於言二人俱請對上怒不許乃罷孟陽為左散騎常侍明年復拜戶部侍郎孟陽氣尚豪俊不拘小節居第頗極華峻憲宗微行至樂遊原見其宏敞工猶未已問之左右以孟陽對孟陽懼而罷工作性喜宴公卿朝士多與之遊時指怒者不一俄以風緩不能行改左散騎常侍元和十年八月卒贈兵部尚書憲宗每事求理常發江淮宣慰使左司郎中鄭敬奉使辭上誠之曰朕宮中用度一匹已上皆有簿籍唯賑卹貧民無所計筭卿經明行修今登車傳命宜體吾懷勿學潘孟陽奉使所至但務酣飲遊山寺而已其為人主所薄如此李脩不知何許人起於寒賤以莊憲皇后妹壻元和已來驟階仕進以恩澤至坊州絳州刺史無他才性纖巧承迎常飾厨傳以奉往來

中使及禁軍中尉賓客以求善譽治民蒞事粗有政能上以為才召拜司農卿遷京兆尹十年莊憲太后崩脩為山陵橋道置頓使恃能惜費每事減損靈駕至灊橋頓從官多不得食及至渭城北門門壞先是橋道司請改造渭城北門計錢三萬脩以勞費不從令深鑿軌道以通靈駕掘土既深旁柱皆懸因而頓壞所不及輻輳車者數步而已初欲壞城之東北墉以出靈駕中人皆不可乃停駕徹去壞門土木而後行脩懼誣奏輻輳折山陵使李逢吉令御史封其車軸自陵還奏請免脩官上用兵務集財賦以脩前後進奉不之責但罰俸而已逢吉極言其罪乃削銀青階翌日復賜金紫自此朝廷端士多遭譖毀義士為之側目時宿師於野饋運不集浙西重鎮號為殷阜乃以脩為潤州刺史浙西觀察使令設法鳩聚財貨淮西用兵頗賴其賦十四年以病求還京師未朝謁而卒王遂宰相方慶之孫也以吏能聞於時尤長於興利銳於操下法頗嚴酷累遷至鄧州刺史以曉達錢穀入為太府卿潘孟陽判度支與

遂私憾互有爭論遂為西北供軍使言營田非便與孟陽會議相非各求請對上怒俱不見出遂為柳州刺史遂親吏韋行素柳季常請課料於兩池務屬遂罷務季常等為吏所誣各笞四十遂柳州制出左丞呂元膺執奏曰遂以補吏犯賊法當從坐其餘官制云清能業官據遂犯狀不宜有清字柳州大郡出守為優謹封還制書上令喻之方行數年用兵淮西天子藉錢穀吏以集財賦知遂強幹乃用為宣州刺史宣歙觀察使淮蔡平王師東討召拜光祿卿充淄青行營諸軍糧料使以光祿職當祠祭改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初師之出也歲計兵食三萬石及鄆賊誅遂進羨餘一百萬上以為能時分師東道所據十二州為三鎮乃以遂為沂州刺史沂兗海等州觀察使遂性狷忿不存大體而軍州民吏久染汙俗率多橫戾而遂數因公事訾詈將卒曰反虜將卒不勝其忿牙將王弁乘人心怨怒十四年七月遂方宴集弁譟集其徒害遂於席判官張實李甫等同遇害及曹華代遂至鎮盡擒亂黨王弁等誅之遂器用不弘僻於聚

斂而非兼撫之才但峻威刑以繩亂俗其所製笞杖率踰常制遂既死監軍使封其杖進呈上令出示於朝以誠廉使

曹華宋州楚丘人仕宣武軍為牙校貞元末吳少誠叛本軍以華號果有智筭用為襄城戍將蔡賊攻襄城華屢敗之德宗特賜旗甲元和九年以功授寧州刺史未行而吳元濟叛朝廷命河陽帥烏重胤討賊重胤請華為懷汝節度行營副使前後數十戰大破賊於青陵城賊平授棣州刺史封陳留郡王棣隣於鄆賊屢侵逼華招募群盜之勁者補之軍卒分據要路其後賊至皆擊敗之鄆人不敢北顧及李師道誅分所管十二州為三鎮王遂為沂兗海觀察使福刻不能馭眾為牙將王弁所害朝廷遂授華左散騎常侍沂州刺史沂海兗觀察使華至鎮視事三日宴將吏伏甲士千人於幕下群校既集華喻之曰吾授命廉問奉聖旨以鄆州將士分割三處有道途轉徙之勞今有頒給此州兵稍厚鄆州士卒處右州兵處左無易以區別分定並令州兵出外既出闔門乃謂鄆卒曰天子深知鄆人之勞然前

害主帥者不能免罪甲士自幕中出周環之凡耶一千二百人立斬于庭血流成渠是日門屏之間有赤霧高丈餘久之方散自是海沂之人重足股慄無敢為盜者華惡沂之地福請移理於交許之初李正己盜有青鄆十二州傳襲四世垂五十年人俗頑鹵不知禮教華令將吏曰鄒魯儒者之鄉不宜忘於禮義乃躬禮儒士習俎豆之容春秋釋奠於孔子廟立學講經儒冠四集出家財贍給俾成名入仕其往者如歸及鎮州軍亂殺田弘正華表請以本軍進討就加檢校工部尚書昇交海為武寧節度賜之節鉞李亦叛於大梁華不俟命赴討亦方遣兵三千人取宋州華逆擊敗之由是宋毫不從介亂介平以功加檢校尚書右僕射以河朔拒命移華為滑州刺史義成軍節度使長慶三年七月卒於鎮時年六十九華雖出自戎行而動必由禮尤重士大夫未嘗以富貴驕人下迨僕隸走使之徒必待之以誠信人以為難贈司空

韋綬字子章京兆人少有至性喪父刺血寫佛經初為長安縣尉遭

朱泚之亂變服乘驢赴奉天于頔鎮襄陽辟為賓佐嘗因言政而刺頔之縱恣入朝為工部員外轉屯田郎中元和十年改職方郎中充太子諸王侍讀再遷諫議大夫時穆宗在東宮方幼好戲綬講書之隙頗以朝誚悅之嘗密齋家所造食入宮餉太子憲宗嘗召對綬奏曰太子學書至依字輒去旁人臣問之太子云君父以此字可天下奏事臣子不合全書上益嘉太子之賢賜綬錦綵綬無威儀時以人間鄙說戲言以取悅太子太子因入侍道綬語憲宗不悅謂侍臣曰凡侍讀者當以經義輔導太子納之軌物而綬語及此予何望耶乃罷侍讀出為虔州刺史穆宗即位以師友之恩召為尚書右丞兼集賢院學士甚承恩顧出入禁中綬以七月六日是穆宗載誕節請以是日百官詣光順門賀太后然後上皇帝壽時政道頗僻勅出人不

敢議久之宰臣奏古無生日稱賀之儀其事終寢綬在集賢遇重陽賜宰臣百官曲江宴綬請與集賢學士別為一會從之長慶元年三月轉禮部尚書判集賢院事帝嘗問禳災祈福其可必乎綬對曰昔

宋景公以一善言而法星退之三舍此禳災以德也漢文帝除秘祝每於祠祭盡敬而已言無所祈以明福不可以求致也而二君卒能變已變之災享自致之福著於史傳其理甚明如失德以祈災消媚神以祈福至神苟有知當因以致譴非祈禳之道也時人主失德綏因以諷之二年十月檢校戶部尚書興元尹山南西道節度使辭日請門戟十二自將赴鎮又訴家貧請賜錢二百萬又固乞授子元弼官上皆可之綏御事無術洎臨戎鎮庶政墮紊二年八月卒贈尚書右僕射博士劉端夫請謚為通殿中侍御史孟瑄上言以為非當博士權安請謚為謬竟不施行

鄭權滎陽開封人也登進士第釋褐涇原從事節度使劉昌符病亟請入覲度軍情必變以權寬厚容衆俾主留務及昌符上路兵果亂權挺身入白刃中抗辭喻以逆順因殺其首亂者數人三軍畏伏德宗聞而嘉之時天子馱兵藩鎮將吏得軍情者多超授官爵自試衛佐擢授行軍司馬御史中丞入朝為倉部郎中累遷至河南尹十一

年代李遜為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十二年轉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使十三年遷德州刺史德棣滄景節度使時朝廷用兵討李師道權以德棣之兵臨境奏於平原安德二縣之間置歸化縣以集降民滄州刺史李宗爽與權不協每事多違不稟節制權奏之上令中使追之宗爽諷州兵留已上言懼亂未敢離郡乃以烏重胤鎮橫海代權歸朝滄州將吏懼共逐宗爽宗爽方奔歸京師詔以悖慢之罪斬於獨柳之下其弟宗爽長流汀州授權邠寧節度會天德軍使上章論宗爽之寃為權誣奏權降受原王傳尋遷金吾衛大將軍充左街使穆宗即位改左散騎常侍充入迴鶻告哀使憚其遠役辭以足疾不獲免肩輿而行權器度魁偉有辭辯既至虜廷與虜主爭論曲直言辭激壯可汗深敬異之長慶元年使還出為河南尹入拜工部侍郎遷本曹尚書以家人數多俸入不足求為鎮守旬月檢校右僕射廣州刺史嶺南節度使初權出鎮有中人之勸南海多珍貨權頗積聚以遺之大為朝士所嗤四年十月卒

盧士攻山東右族以文儒進性端厚與物雅有令聞始為吏部員外郎稱職轉郎中京兆少尹奉憲宗園寢刑簡事集時論推其有才權知京兆尹事會幽州劉總願釋兵柄入朝請用張弘靖代已復請析瀛漠兩州用士攻為帥朝廷一皆從之士攻遂授檢校右常侍充瀛漠兩州都防禦觀察使無何幽州亂害賓介繫弘靖取裨將朱克融領軍務遣兵襲瀛漠朝廷慮防德之名不足抗凶逆即日除士攻檢校工部尚書充瀛漠節度使士攻亦罄家財助軍用堅拒叛者累月竟以官軍救之不至又瀛漠之卒親愛多在幽州遂為其下陰道克融之兵以潰士攻及從事皆被拘執送幽州囚於賓館及朔廷宥克融之罪士攻方得歸東洛尋拜太子賓客留司洛中旋除虢州刺史復為賓客寶曆元年七月卒贈工部尚書

韓全義出自行間少從禁軍事竇文場及文場為中尉用全義為帳中偏將典禁兵在長武城貞元十三年為神策行營節度長武城使代韓潭為夏綏銀宥節度詔以長武兵赴鎮全義入而無勇短於撫

御制未下軍中知之相與謀曰夏州沙磧之地無耕蠶生業盛夏移徙吾所不能是夜戌卒鼓譟為亂全義踰城而免殺其親將王栖巖趙虔曜等賴都虞侯高崇文誅其亂首而止之全義方獲赴鎮明年吳少誠拒命詔徵十七鎮之師討之時軍無統帥兵無多少皆以內官監之師之進退不由主將十五年冬王師為賊所敗于小澗河德宗以文場素待全義乃用為蔡州四面行營招討使仍以陳許節度使上官浚副之諸鎮之師皆取全義節度全義將略非所長能以巧佞財賄結中貴人以被薦用及師臨賊境又制在監軍每議兵出一帳之中中人十數紛然爭論莫決蔡賊聞之屢求決戰十六年五月遇賊於澗水南廣利城旗鼓未交諸軍大潰為賊所乘全義退保五樓賊對壘相望潰兵未集乃與監軍賈英秀賈國良等保澗水縣賊距澗水五六里而軍全義懼其凌突退保陳州其汴宋河北之軍皆亡歸本鎮唯陳許將孟元陽神策將蘇光榮等數千人守澗水全義誘潞州大將夏侯仲宣滑將時昂河陽將權文度河中將郭湘等誅

之繇是軍情稍固少誠知王師無能為致書幣以告監軍願未昭洗
德宗召大臣議宰相賈耽曰昨全義五樓退軍賊不追襲者應望國
家恩貸臣伏恐須開生路上然之又得監軍等奏即下制洗滌加其
爵秩十七年全義自陳州班師而中人掩其敗迹上待之如初全義
武臣不達朝儀託以足疾不任謁見全義司馬崔放入對德宗勞問
放引過言招撫無功德宗曰全義為招討使招得吳少誠歸國其功
大矣何必殺人乃為功耶旋命還鎮令中使就第賜宴錫賚頗厚自
還至辭都不謁見而去議者以墮敗法制從古已還未如貞元之甚
憲宗在藩常惡其事及即位全義懼求入覲詔以太子太保致仕其
年七月卒

高霞寓范陽人祖仙父栖鶴皆以孝聞凡五代同爨德宗朝採訪使
洪經綸奏旌表其門閭鄉里稱美其事霞寓少讀左氏春秋及孫吳
兵法好大言頗以節槩自許貞元中徒步造長武城使高崇文待以
猶子之分擢授軍職累奏憲宗甚見委信元和初詔授兼御史大夫

從崇文將兵擊劉闢連戰皆克下鹿頭城降李文悅仇良輔蜀平以
功拜彭州刺史尋繼崇文為長武城使封感義郡王元和五年以左
威衛將軍隨吐突承璀擊王承宗又加左散騎常侍明年改豐州刺
史三城都團練防禦使六遷至檢校工部尚書元和十年朝廷討吳
元濟以霞寓宿將乃析山南東道為兩鎮以霞寓為唐鄧隋節度使
霞寓雖稱勇敢素昧機略至於統制尤非所長及達所部乃率兵趣
蕭陂與賊決戰既小勝又進至文城柵賊軍偽敗而退霞寓逐之不
已因為伏兵所掩王師大衄霞寓僅以身免坐貶歸州刺史後以恩
例徵為右衛大將軍十三年出為振武節度使入為左武衛大將軍
長慶元年授邠寧節度使三年就加檢校右僕射四年加檢校司空
又加司徒寶曆二年疽發首不能理事求歸闕下其夏授右金吾衛
大將軍檢校司徒途次奉天而卒年五十五贈太保霞寓卒伍常材
始因宦官進用遂階節將位望既高言多不遜朝廷知之欲議移罷
霞寓頗懷憂恐私第為佛寺上言請額為懷恩用資聖福大率姦

妄兇狡如此又非斥朝列侮慢僚屬鄙辭俚語日聞於時
高瑀渤海脩人少好論兵釋褐右金吾曹累辟諸府從事歷陳蔡
二郡刺史入為太僕卿大和初忠武節度使王沔卒物議以陳許軍
四征有功必自擇帥或以禁軍之將得之宰相裴度韋處厚議瑀深
沉方雅曾刺陳蔡人懷良政又熟忠武軍情欲請用瑀事未聞陳許
表至果請瑀為帥乃授檢校左散騎常侍許州刺史忠武節度使自
大曆已來節制之除拜多出禁軍中尉凡命一帥必廣輸重賂禁軍
將校當為帥者自無家財必取資於人得鎮之後則膏血疲民以償
之及瑀之拜以内外公議搢紳相慶曰韋公作相債帥鮮矣三年就
加檢校叅尚書比年水旱人民荐饑瑀召集州民繞郭立堤塘一百
八十里蓄洩既均人無饑年加檢校右僕射六年移授徐州刺史武
寧軍節度等使議者以徐泗王智興之後軍士驕恣宜得雄帥鎮之
乃以太府卿崔珙代瑀徵為刑部尚書以疾求分司拜太子少傅其
月復授檢校右僕射陳許蔡節度使八年六月卒贈司空瑀性寬和

有體量為官雖無赫赫之譽所至皆理尤得士心論者美之
崔戎字可大高伯祖玄暉神龍初有大功封博陵郡王祖嬰郢州刺
史父貞固太原榆次尉戎舉兩經登科授太子校書調判入等授藍
田主簿為藩鎮名公文辟裴度領太原署為參謀時王承宗攬鎮州
叛度請戎單車往諭之承宗感泣受教入為殿中侍御史累拜吏部
郎中遷諫議大夫尋為劔南東西兩川宣慰使西州承蠻寇之後戎
既宣撫兼再定征稅廢置得所公私便之還拜給事中駁奏為當時
所稱改華州刺史遷交海沂密都團練觀察等使將行州人戀惜遮
道至有解鞵斷韉者理究一年太和八年五月卒贈禮部尚書
陸亘字景山吳郡人祖元明睦州司馬父持詮惠陵臺令亘以書判
授集賢殿正字華原縣尉應制舉授萬年縣丞自京兆府兵曹參軍
拜太常博士寺有禮生孟真久於其事凡吉凶大儀禮官不能達率
訪真真亦賴是須要姑息元和七年冊皇太子將撰儀注真亦欲參
預亘咎之由是禮儀不專於胥吏自虞部員外郎出為鄱州刺史其

後入爲戶部郎中秘書少監太常少卿歷刺交蔡號蘇四郡遷越州刺史浙東團練觀察等使移宣歙觀察使加御史大夫大和八年九月卒年七十一贈禮部尚書巨強明嚴毅所至稱理初赴兗州延英面奏曰凡節度使握兵分屯屬郡者刺史不能制遂爲一州之弊宜有處分因詔天下兵分屯屬郡者隸于刺史越之永嘉郡城于海墻常陷寇境集官吏廩祿之半以代常賦因循相踵吏返爲倖巨按舉賊罪表請郡守已降增給其俸人皆賴之

張正甫字踐方南陽人曾祖大禮坊州刺史祖紹貞尚書右丞父北蘇州司馬正甫登進士第從樊澤爲襄陽從事累轉監察御史于頓代澤辟留正甫正甫堅辭之遂誣奏貶郴州長史後由邕府徵拜殿中侍御史遷戶部員外郎轉司封員外兼侍御史知雜事遷戶部郎中改河南尹由尚書右丞爲同州刺史入拜左散騎常侍集賢殿學士判院事轉工部尚書五年檢校兵部尚書太子詹事明年以吏部尚書致仕正甫仁而端亮泄官清強居外任所至稱理太和八年九

月卒年八十三累贈太師子毅夫

毅夫登進士第初正甫兄式大曆中進士登第繼之以正甫式子元夫傑夫徵夫又相次登科太和中文章之盛世共稱之元夫太和中初兵部郎中知制誥遷中書舍人出爲汝州刺史毅夫位至戶部侍郎弘文館學士判院事諸羣從登第者數人而毅夫子禕最知名

禕字冠章釋褐汴州從事戶部判官入爲藍田尉集賢校理趙隱鎮浙西劉鄴鎮淮南皆辟爲賓佐入爲監察御史遷左補闕乾符中詔入翰林爲學士累官至中書舍人黃寇犯京師從僖宗幸蜀拜工部侍郎判戶部事奉使江淮還爲當塗者不協改太子賓客左散騎常侍轉吏部侍郎歷刑部兵部尚書從昭宗在華爲韓建所構貶衡州司馬昭宗還京徵拜禮部尚書太常卿充禮儀使遷兵部尚書禕苦心爲文老而益壯爲刑部時劉鄴子覃當巢寇時避禍於金吾將軍張直方之第被害僖宗還京而惡覃者以託附逆黨死不以義下三司詳罪禕上章申理言覃父子併命於賊廷豈附逆耶其家竟獲洗

雪覃亦贈官其行義始終皆如此類
史臣曰孟陽王遂儒雅之曹才有可稱竟以財媚時君陷為俗吏蹈
道之論可不懼耶全義官由妄進霞寓位以卒升勇毅不足以啓行
謀慮不足以應變敗亡之辱不亦宜乎朝無責帥之刑蓋自恥也權
璠長者末塗喪真雖牽於食貧純則偽矣
贊曰蘊仁則哲蘊利則狂搢紳之胤勿效潘王全義逃責貞元失策
霞寓薄刑元和復興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十二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二十三

劉 昫 等修

孟簡

胡証 証子

崔元略

元略子 鉉 鉉子 沆 沆子 略 弟 元

杜元穎

禮 弘

李虞仲

王質

盧簡辭

兄 簡能

弟 弘正

簡求

簡能子 知猷

孟簡字幾道平昌人天后時同州刺史誥之孫工詩有名擢進士第
登宏辭科累官至倉部員外郎戶部侍郎王叔文竊政簡為子司多
不附之叔文惡之雖甚亦不至擯斥尋遷司封郎中元和四年超拜
諫議大夫知匭事簡明於內典六年詔與給事中劉伯勗工部侍郎
歸登右補闕蕭俛等同就醴泉佛寺翻譯大乘本生心地觀經簡最
擅其理王承宗叛詔以吐突承璀為招討使簡抗疏論之坐語訐出
為常州刺史八年就加金紫光祿大夫簡始到郡開古孟賚長四十
一里灌溉沃壤四千餘頃為廉使舉其課績是有就加之命是歲徵

拜爲給事中九年出爲越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浙東觀察使承李遜抑遏士族恣縱編戶之後及簡爲政一皆反之而農估多受其弊當時以爲兩未可也十二年入爲戶部侍郎十三年代崔元略爲御史中丞仍兼戶部侍郎是歲出爲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十四年勅於穀城縣置郡牧命曰臨漢監今簡充使簡奏請均州鄖鄉縣鎮遏使趙潔充本縣令臺司奏有虧刑典罰一月俸是歲改授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十五年穆宗即位貶吉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初簡在襄陽以腹心吏陸翰知上都進奏委以關通中貴翰持簡陰事漸不可制簡怒追至州以土囊殺之且欲滅口翰子弟詣闕進狀訴寃且告簡贓狀御史臺按驗獲簡賂吐突承璀錢帛等共計七千餘貫四事狀明白故再貶之長慶元年大赦量移睦州刺史二年移常州刺史三年入爲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其年十二月卒簡性俊拔尚義早歲交友先歿者視其孤每厚於周卹議者以爲有前輩風然溺於浮圖之教爲儒曹所誚

胡証字啓中河東人父瑱伯父玖登進士第証貞元中繼登科咸寧王渾瑊辟爲河中從事自殿中侍御史拜韶州刺史以母年高不可適遠改授太子舍人襄陽節度使于頔請爲掌書記檢校祠部員外郎元和四年由侍御史歷左司員外郎長安縣令戶部郎中田弘正以魏博內屬請除副貳乃兼御史中丞充魏博節度副使仍兼左庶子入遷左諫議大夫九年以党項寇邊以証有安邊才略乃授單于都護御史大夫振武軍節度使前任將帥非統馭之才邊事曠廢朝廷故特用証以鎮十三年徵爲金吾大將軍依前兼御史大夫十四年充京西京北巡邊使訪其利害以聞長慶元年太和公主出降迴紇詔以本官檢校工部尚書充和親使舊制以使車出境有行人私覲之禮官不能給乃富家子納貲於使者而命之官及証將行首請釐革儉受省費以絕鬻官之門行及漠南虜騎繼至狼心犬態一日十狀欲以戎服變華服又欲以王姬疾驅徑路証抗志不授守漢儀黜夷法竟不辱君命使還拜工部侍郎敬宗即位之初檢校戶部

尚書守京兆尹數月遷左散騎常侍寶曆初拜戶部尚書判度支上表乞免願効藩服二年檢校兵部尚書廣州刺史充嶺南節度使大和二年以疾上表求還京師是歲十月卒于嶺南時年七十一廢朝一日贈左僕射廣州有海之利貨貝狎至証善蓄積務華侈厚自奉養童奴數百於京城脩行里起第連亘閭巷嶺表奇貨道途不絕京邑推爲富家証素與賈餗善及李訓事敗禁軍利其財稱証子殷匿餗乃破其家一日之內家財並盡軍人執殷入左軍仇士良命斬之以狗時殷弟湘爲太原從事忽白晝見綠衣人無首血流被地入于室湘惡之翌日殷凶問至而湘獲免

崔元略博陵人祖渾之父徽貞元中官至尚書左丞元略舉進士歷佐使府元和八年拜殿中侍御史十二年遷刑部郎中知臺雜事擢拜御史中丞元和十三年以李夷簡自西川徵拜御史大夫乃命元略留司東臺尋除京兆少尹知府事仍加金紫數月真拜京兆尹明年改左散騎常侍穆宗即位命元略使党項宣撫辭疾不行出爲黔

南觀察使兼御史中丞初元略受命使党項意宰臣以私憾排斥頗出怨言宰相崔植奏曰比以聖意切在安撫党項乃差元略往使受命之後苦不樂行言辭之間頗乖去就豈有身忝重恩不思報效苟非便已即不肯行須有薄懲以肅在位請出爲黔中觀察使初崔植任吏部郎中元略任刑部郎中知雜時中丞改京兆尹物議以植有風憲之望元略因入閣妄稱植失儀命御史彈之時二人皆進擬爲中丞中旨果授元略植深銜之及植爲相元略以左散騎常侍使於党項元略意植之見排辭疾不行被譴出踰年轉鄂州刺史鄂岳都團練觀察使長慶四年入爲大理卿敬宗即位復爲京兆尹尋兼御史大夫以悞徵畿甸經赦免放緡錢萬柒阡貫爲侍御史蕭澈彈劾有詔刑部郎中趙元亮大理正元從質侍御史温造充三司覆理元略有中助止於削兼大夫初元略有宰相望及是事望益減寶曆元年遷戶部侍郎議者以元略版圖之拜出於宣授時諫官有疏指言內常侍崔潭峻方有權寵元略以諸父事之故雖被彈劾而遽遷顯

要元略亦上章自辨且曰一昨府縣條疏臺司舉劾孤立無黨謗言益彰不謂詔出宸衷恩延望外處南宮之重位列左戶之清班豈臣庸虛敢自干冒天心所擇雖驚特進之恩衆口相非乃致因緣之說詔答之曰朕所命官豈非公選卿能稱職奚恤人言然元略終不能逃父事覃峻之名寶曆貳年四月京兆府以元略前任尹日爲橋道使造東渭橋時被本典鄭位判官鄭復虛長物價擡估給用不還人工價直率斂工匠破用計賦二萬一千七百九貫勅云元略不能檢下有涉慢官罰一月俸料時劉栖楚自爲京兆尹有覬覦相位之意元略方在次對又多遊裴度門栖楚恐礙已以計摧之乃按舉山陵時錢物以汚之太和三年轉戶部尚書四年判度支五年檢校吏部尚書出爲東都留守畿汝等防禦使是歲又遷滑州刺史義成軍節度使十二月卒廢朝三日贈尚書左僕射子鉉

鉉字台碩登進士第三辟諸侯府判南西蜀掌書記會昌初入爲左拾遺再遷員外郎知制誥召入翰林充學士累遷戶部侍郎承旨會昌末以本官同平章事爲同列李德裕所嫉罷相爲陝虢觀察使檢校刑部尚書宣宗即位遷檢校兵部尚書河中尹博陵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大中三年召拜御史大夫尋加正議大夫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累遷金紫光祿大夫守左僕射門下侍郎太清宮使弘文館大學士博陵縣開國公食邑至二千戶七年以館中學士崔瑒薛逢等撰續會要四十卷獻之九年檢校司徒揚州大都督長史遷封魏國公淮南節度使宣宗於太液亭賦詩宴餞有七載東鈞調四序之句儒者榮之咸通初移鎮襄州咸通八年徐州戍將龐勛自桂管擅還道途剽掠鉉時爲荆南節度聞徐州軍至湖南盡率州兵點募丁壯分扼江湘要害欲盡擒之徐寇聞之踰嶺自江西淮右北渡朝議壯之卒於江陵子沆汀潭沂

沆登進士第官至員外郎知制誥拜中書舍人坐事貶循州司戶乾符初復拜舍人尋遷禮部侍郎典貢舉選名士十數人多至卿相乾符末本官同平章事遇京國盜據從駕不及而卒沂後官亦隆顯

元略弟元受元式元儒元受登進士第高陵尉直史館元和初于臯
謨爲河北行營糧料使元受與韋帖薛巽王湘等皆爲臯謨判官分
督供饋既罷兵或以臯謨隱沒賊罪除名賜死元受從坐皆逐嶺表
竟坎壈不達而卒子鈞劍銖相繼登進士第辟諸侯府

元式會昌三年檢校左散騎常侍河中尹河中晉絳觀察使四年檢
校禮部尚書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使六年入爲刑部尚書宣
宗朝以領度支以本官同平章事

元儒元和五年登進士第元式子錯仕至京兆尹

杜元穎萊公如晦裔孫也父佐官卑元穎貞元末進士登第再辟使
府元和中爲左拾遺右補闕召入翰林充學士手筆敏速憲宗稱之
吳元濟平以書詔之勤賜緋魚袋轉司勳員外郎知制誥穆宗即位
召對思政殿賜金紫超拜中書舍人其年冬拜戶部侍郎承旨長慶
元年三月以本官同平章事加上柱國建安男元穎自穆宗登極自
補闕至侍郎不周歲居輔相之地辭臣速達未有如元穎之比也三

年冬帶平章事出鎮蜀川穆宗御安福門臨餞昭愍即位童心多僻
務爲奢侈而元穎求蜀中珍異玩好之具貢奉相繼以固恩寵以故
箕斂刻削工作無虛日軍民嗟怨流聞于朝太和三年南詔蠻攻陷
戎嵩等州徑犯成都兵及城下一無備擬方率左右固牙城而已蠻
兵大掠蜀城王帛子女工巧之具而去是時蠻三道而來東道攻梓
州郭釗禦之而退時元穎幾陷賴郭釗擊敗其衆方還蠻驅蜀人至
大渡河謂之曰此南吾境放爾哭別鄉國數萬士女一時慟哭風日
爲之慘淒哭已赴水而死者千餘怨毒之聲累年不息蠻首領篋顛
遣人上表曰蠻軍比修職貢遽敢侵邊但杜元穎不恤三軍今入蠻
疆作賊移文報彼都不見信故蜀部軍人繼爲鄉導蓋蜀人怨苦之
深祈我此行誅虐帥也誅之不遂無以慰蜀士之心願陛下誅之監
軍小使張士謙至備言元穎之咎坐貶循州司馬判官崔璜連州司
馬紇于臯郢州長史盧弁唐州司馬皆以佐元穎無狀也六年卒於
貶所臨終上表乞贈官贈湖州刺史元穎元絳位終太子賓客絳子

審權位至宰相自有傳

崔弘禮字從周博陵人北齊懷遠之七代孫祖育常州江陰令父孚湖州長城令弘禮風貌魁偉磊落有大志舉進士累佐藩府官至侍御史元和中呂元膺為東都留守以弘禮為從事時淮西吳少陽初死吳元濟阻兵拒命山東反側之徒為之影援東結李師道謀襲東洛以脅朝廷弘禮為元膺籌畫部分兵眾以固東都卒亦無患累除汾州棣州刺史會田弘正請入覲請副使乃授弘禮衛州刺史元魏博節度副使歷鄭州刺史長慶元年劉總入覲張弘靖移鎮范陽復加弘禮檢校左散騎常侍元幽州盧龍軍節度副使未及境幽鎮兵亂改為絳州刺史明年汴州李齊反急詔追弘禮為河南尹兼御史大夫東都畿汝都防禦副使齊平遷河陽節度使整練戈矛頗壯戎備又上言請於秦渠下闢荒田二百頃歲收粟二萬斛詔皆從之以疾連表請代數歲拜檢校戶部尚書華州刺史會天平軍節度烏重胤卒朝廷難其人復以弘禮為天平軍節度使仍詔即日乘遞赴鎮

文宗即位就加檢校左僕射理鄆三載改授東都留守仍遷刑部尚書詔赴闕以疾未至大和四年十月復除留守是歲十二月卒年六十四贈司空弘禮少時專以倜儻意氣自任通涉兵書留心軍旅之要用此累更選用歷踐藩鎮所居無可尚之績雖繕完有素然善治生蓄積物議少之

李虞仲字見之趙郡人祖震大理丞父端登進士第工詩大曆中與韓翃錢起盧綸等文詠唱和馳名都下號大曆十才子時郭尚父少子曖尚代宗女昇平公主賢明有才思尤喜詩人而端等十人多在曖之門下每宴集賦詩公主坐視簾中詩之美者賞百縑曖因拜官會十子曰詩先成者賞時端先獻警句云薰香荀令偏憐小傅粉何郎不解愁主即以百縑賞之錢起曰李校書誠有才此篇宿構也願賦一韻正之請以起姓為韻端即褻箴而獻曰方塘似鏡草芊芊初月如鉤未上弦新開金埒教調馬舊賜銅山許鑄錢曖曰此愈工也起等始服端自校書郎移疾江南授杭州司馬而卒虞仲亦工詩元

和初登進士第又以制策登科授弘文校書從事荆南入爲太常博士遷兵部員外司勳郎中寶曆中考制策其精轉兵部郎中知制誥拜中書舍人大和四年出爲華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入拜左散騎常侍兼秘書監八年轉尚書右丞九年爲兵部侍郎尋改吏部開成元年四月卒時年六十五虞仲簡澹寡欲立性方雅奕代文學達而不矜士友重之

王質字華卿太原祁人五代祖通字仲淹隋末大儒號文中子通生福祚終上蔡主簿福祚生勉登進士第制策登科位終寶鼎令勉生怡終渝州司戶怡生潛揚州天長丞質則潛之第五子少負志操以家世官卑思立名於世以大其門寓居壽春躬耕以養母專以講學爲事門人授業者大集其門年甫強仕不求聞達親友規之曰以華卿之才取名位如俯拾地芥耳安自苦於闕茸者乎揚名顯親非耕稼可致也質乃白於母請赴鄉舉元和六年登進士甲科釋褐嶺南管記歷佐淮蔡許昌梓潼興元四府累奏兼監察御史入朝爲殿中

遷侍御史戶部員外郎爲舊府延薦檢校司封郎中賜金紫文興元節度副使入爲戶部郎中遷諫議大夫大和中王守澄構陷宰相宋申錫文宗怒欲加極法質與常侍崔玄亮雨泣切諫請付外推申錫方從輕典質爲中人側目執政出爲虢州刺史質射策時深爲李吉甫所器及德裕爲相甚禮之事必咨決尋召爲給事中河南尹八年爲宣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宣歙團練觀察使在政三年開成元年十一月無疾暴卒時年六十八贈左散騎常侍謚曰定質清廉方雅爲政有聲雖權臣待之厚而行已有素不涉朋比之議在宣城辟崔珣劉蕡裴夷直趙晳爲從事皆一代名流視其所與人士重之子曰慶存

盧簡辭字子策范陽人後徙家于蒲祖翰父綸天寶末舉進士遇亂不第奉親避地於鄱陽與郡人吉中孚爲林泉之友大曆初還京師宰相王縉奏爲集賢學士秘書省校書郎王縉兄弟有詩名於世縉既官重凡所延辟皆辭人名士以綸能詩禮待逾厚會縉得罪坐累

久之調陝府戶曹河南密縣令建中初為昭應令朱泚之亂咸寧王
渾瑊克京城西面副元帥乃拔綸為元帥判官檢校金部郎中貞元
中吉中孚為翰林學士戶部侍郎典邦賦薦綸于朝會丁家艱而中
孚卒太府卿韋渠牟得幸於德宗綸即渠牟之甥也數稱綸之才德
宗召之內殿令和御製詩超拜戶部郎中乃欲委之掌誥居無何卒
初大曆中詩人李端錢起韓翃輩能為五言詩而辭情捷麗綸作充
工至貞元末錢李諸公凋落綸嘗為懷舊詩五十韻叙其事曰吾與
吉侍郎中孚司空郎中曙苗員外發崔補闕峒耿拾遺韋李校書端
風塵追遊向三十載數公皆負當時盛稱榮耀未幾俱沉下泉傷悼
之際常暢博士追感前事賦詩五十韻見寄輒有所酬以申悲舊兼
寄夏侯審侍御其歷言諸子云侍郎文章宗傑出淮楚靈掌賦若吹
籟司言如建瓴郎中善慶餘雅韻與琴清鬱鬱松帶雪蕭蕭鴻入冥
員外真貴懦弱冠被華纓月香飄桂實乳溜瀝瓊英補闕思冲融巾
拂藝亦精彩蝶戲芳圃瑞雲滋翠屏拾遺興難侔逸調曠無程九醞

貯彌潔三花寒轉馨校書才智雄舉世一娉婷睹豎鬼神變屬辭鸞
鳳驚老肩曳長裾摠轡奉和鈴共賦瑤臺雪同觀金谷筍倚天方比
劍沉水忽如餅君持玉盤珠寫我懷袖盈讀罷涕交頤願言躋百齡
綸之才思皆此類也文宗好文尤重綸詩嘗問侍臣曰盧綸集幾卷
有子弟否李德裕對曰綸有四男皆登進士第今員外郎簡能侍御
史簡辭是也即遣中使詣其家令進文集簡能盡以所集五百篇上
獻優詔嘉之簡辭元和六年登第三辟諸侯府長慶末入朝為監察
轉侍御史文雅之餘尤精法律歷朝簿籍靡不經懷寶曆中故京兆
尹黎幹男媚詣臺治父葉縣舊業臺司莫知本末簡辭曰幹坐魚朝
恩黨誅田產籍沒大曆已來多少赦令豈有雪朝恩黎幹節文况其
田產分給百姓將及百年而媚侍中助而冒論耶乃移汝州刺史裴
通準大曆元年勅給百姓又福建鹽鐵院官盧昂坐贓三十萬簡辭
按之於其家得金牀瑟瑟枕大如斗昭愍見之曰此官中所無而盧
昂為吏可知也尋轉考功員外郎轉郎中太和中坐事自太僕卿出

為衢州刺史會昌中入為刑部侍郎轉戶部大中初轉兵部侍郎檢校工部尚書許州刺史御史大夫忠武軍節度使遷檢校刑部尚書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卒簡辭兄簡能

簡能字子拙登第後再辟藩府入為監察御史太和九年由駕部員外檢校司封郎中充鳳翔節度判官時鄭注得幸李訓與之謀誅宦官俾注鎮鳳翔仍妙選當時才俊以為賓佐簡能與蕭儉弟傑錢起子可復皆為訓所選從注及訓敗注誅簡能蕭傑等四人皆為監軍使所害簡辭弟弘正簡求

弘正字子強元和末登進士第累辟使府掌書記入朝為監察御史侍御史大和中華州刺史宇文鼎戶部員外盧允中坐贓弘正按之文宗怒將殺鼎弘正奏曰鼎歷持綱憲繩糾之官今為近輔刺史以贓污聞死固常典但取受之首罪在允中監司之責鼎當連坐文宗釋之鼎方減等三遷兵部郎中給事中會昌末王師討劉稹時詔河北三帥收山東州郡俄而何弘敬王元逵得刑洛磁三郡宰臣奏議

曰山東三郡以賊積未誅宜且立留後如弘敬元逵有所陳請則朝廷難以依違上曰然誰可任者李德裕曰給事中盧弘正嘗為昭義判官性又通敏推擇攸宜即命為邢洛磁團練觀察留後未行而積誅乃令弘正銜命宣諭河北三鎮使還拜工部侍郎大中初轉戶部侍郎充鹽鐵轉運使前是安邑解縣兩池鹽法積弊課入不充弘正令判官司空輿至池務檢察特立新法仍奏輿為兩池使三年課入加倍其法至今賴之檢校戶部尚書出為徐州刺史武寧軍節度使徐泗濠觀察等使徐方自智興之後軍士驕怠有銀刀都尤勞姑息前後屢逐主帥弘正在鎮暮年皆去其首惡喻之忠義訖於受代軍旅無譁鎮徐四年遷檢校兵部尚書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宋毫穎觀察等使卒于鎮

簡求字子臧長慶元年登進士第釋褐江西王仲舒從事又從元稹為浙東江夏二府掌書記裴度鎮襄陽保釐洛都皆辟為賓佐奏殿中侍御史入朝拜監察裴度鎮太原復奏為記室入為殿中賜緋牛

僧孺鎮襄漢辟為觀察判官入為水部戶部二員外郎會昌末討劉
稹詔以許帥李彥佐為招討使朝廷以簡求累佐使府達於機略乃
以簡求為忠武節度副使知節度事本道供軍使入為吏部員外轉
本司郎中求為蘇州刺史時簡辭鎮漢南弘正為侍郎領使務昆仲
皆居顯列時人榮之既而宰執不協弘正出鎮罷簡求為左庶子分
司數年出為壽州刺史九年党項叛以簡求為四鎮北庭行軍涇州
刺史涇原渭武節度押蕃落等使檢校左散騎常侍上柱國范陽縣
男食邑三百戶十一年遷檢校工部尚書定州刺史御史大夫義武
軍節度北平軍等使十三年檢校刑部尚書鳳翔尹鳳翔隴西節度
觀察等使十四年八月代裴休為太原尹北都留守充河東節度觀
察等使簡求辭翰縱橫長於應變所歷四鎮皆控邊陲屬雜虜寇邊
因之移授所至撫御邊鄙晏然太原軍素管退渾契苾沙陀三部落
或撫納不至多為邊患前政或要之詛盟質之子弟然為盜不息簡
求開懷撫待接以恩信所質子弟一切遣之故五部之人忻然聽命

咸通初以疾辭表章歷懇制以太子太師致仕還於東都都城有園
林別墅歲時行樂子弟侍側公卿在席詩酒賞詠竟日忘歸如是者
累年五年十月卒時年七十六贈尚書左僕射簡能子知猷

知猷登進士第釋褐秘書省正字宰臣蕭鄴鎮江陵成都辟為兩府
記室入拜左拾遺改右補闕史館脩撰轉員外郎出為饒州刺史入
拜兵部郎中賜緋魚改吏部郎中太常少卿出為商州刺史徵拜給
事中轉中書舍人僖宗幸山南襄王僞署乃避地金州駕還徵拜工
部侍郎轉戶部判史館遷尚書右丞兵部侍郎歷大常卿工部戶部
尚書復領太常卿昭宗在華下加檢校右僕射守太子少師進位太
子太師檢校司空卒於華下知猷器度長厚文辭美麗尤工書落簡
措翰人爭摸倣子文度位亦至丞郎簡辭無子以簡求子貽殷玄禧
入繼貽殷終光祿少卿玄禧登進士第終國子博士弘正子虔灌有
俊才進士登第所著文筆為時所稱位終祕書監簡求十子而嗣業
汝弼最知名嗣業進士登第累辟使府廣明初以長安尉直昭文館

左拾遺右補闕王鐸徵兵收兩京辟為都統判官檢校禮部郎中卒
汝弼登進士第累遷至祠部員外郎知制誥從昭宗遷洛屬柳璨黨
附賊臣誣陷士族汝弼懼移疾退居客遊上黨遇路府為太原所攻
節度使丁會歸降從會至太原李克用奏為節度副使累奏戶部侍
郎太原使府有龍泉亭簡求節制時手書詩一章在亭之西壁汝弼
復為亞帥每亭中讌集未嘗居賓位西向俛首而已人士嘉之盧氏
兩世貴盛六卿方鎮相繼而未有居輔相者至中興嗣業子文紀仕
至尚書中書侍郎平章事

史臣曰孟襄陽之清節胡廣州之堅正卒以結權倖而敗積貨賄而
巨人如面焉固難知也二崔以綱憲相傾元穎以獻奇取媚雖遭時
多僻位至鼎司言之正人亦孔之醜而父事宦者何所逃譏以端綸
之才任不踰元士而盧簡辭之昆仲雲搏水擊鬱為鼎門非德及慶
鍾安能及此辭人之後不亦休哉

贊曰君子喻義小人近利孟譴胡亡家財掃地聲勢相傾崔杜醜名

端綸諸子亦業光榮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二十三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二十四

劉

响

等修

聞人詮校刻沈桐同校

王播

播弟炎起
龜子堯

起子龜
炎子鑠

李絳

絳子璋瑒

楊於陵

紹復
子景復

嗣復
師復

王播字明敷曾祖璉嘉州司馬祖昇咸陽令父恕揚府參軍播擢進士第登賢良方正制科授集賢校理再遷監察御史轉殿中歷侍御史貞元末倖臣李實為京兆尹恃恩頗橫嘗遇播於途不避故事尹避臺官播移文詆之實怒後奏播為三原令欲挫之播受命趨府謁謝盡府縣之儀及臨所部政理脩明恃勢豪門未嘗貸法歲終考課為畿邑之最實以其人有政術甚禮重之頻薦之于上德宗奇之將不次拔用會母喪順宗即位除駕部郎中改長安令歲中遷工部郎中知臺雜刺舉綱憲為人所稱轉考功郎中出為虢州刺史李巽領鹽鐵奏為副使兵部郎中元和五年代李夷簡為御史中丞振舉朝

章自職脩舉十月代許孟容爲京兆尹時禁軍諸鎮布列畿內軍人出入屬鞬佩劔往往盜發難以擒姦而播奏請畿內軍鎮將卒出入不得持戎具諸王駙馬權豪之家不得於畿內按試鷹犬畋獵之具詔從之自是姦盜弭息六年三月轉刑部侍郎充諸道鹽鐵轉運使播長於吏術雖案牘鞅掌剖析如流黠吏詆欺無不彰敗時天下多故法寺議讞科條繁雜播備舉前後格條置之座右凡有詳決疾速如神當時屬僚歎服不暇十年四月改禮部尚書領使如故先是李巽以程異爲江淮院官異又通泉貨及播領使奏之爲副當王師討吳元濟令異乘傳往江淮賦輿大集以至賊平深有力焉及皇甫鏘用事恐播大用乃請以使務命程異領之播守本官而已十三年檢校戶部尚書成都尹劔南西川節度使穆宗即位皇甫鏘貶播累表求還京師長慶元年七月徵還拜刑部尚書復領鹽鐵轉運等使十月兼中書侍郎平章事領使如故長慶中內外權臣率多假借播因銅鹽擢居輔弼專以承迎爲事而安危啓沃不措一言時河北復叛

朝廷用兵會裴度自太原入覲朝野物論言度不宜居外明年三月留度復知政事以播代度爲淮南節度使檢校右僕射領使如故仍請攜鹽鐵印赴鎮上都院印請別給賜從之播至淮南屬歲旱儉人相啖食課最不充設法培斂比屋嗟怨敬宗即位就加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司空罷鹽鐵轉運使時中尉王守澄用事播自落利權廣求珍異令腹心吏內結守澄以爲之助守澄乘間啓奏言播有才上於延英言之諫議大夫獨孤朗張仲方起居郎孔敏行柳公權宋申錫補闕韋仁實劉敦儒拾遺李景讓薛廷老等請開延英面奏播之姦邪交結寵倖復求大用天子冲幼不能用其言自是物議紛然不息明年正月播復領鹽鐵轉運使播既得舊職乃於銅鹽之內巧爲賦斂以事月進名爲羨餘其實正額務希獎擢不恤人言時揚州城內官河水淺遇旱即滯漕舩乃奏自城南閭門西七里港開河向東屈曲取禪智寺橋通舊官河開鑿稍深舟航易濟所開長一十九里其工役料度不破省錢當使方圓自備而漕運不阻後政賴之文宗即

位就加檢校司徒太和元年五月自淮南入覲進大小銀盃三千四百枚綾絹二十萬匹六月拜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領使如故二年進封太原公太清宮使四年正月患喉腫暴卒時年七十二廢朝三日贈太尉播出自單門以文辭自立踐昇華顯鬱有能名而隨勢沉浮不存士行姦邪進取君子耻之然天性勤於吏事使務填委胥吏盈廷取決簿書堆案盈机他人若不堪勝而播用此為適播子式弟炎起

炎貞元十五年登進士第累官至太常博士早世子鐸鏐起字舉之貞元十四年擢進士第釋褐集賢校理登制策直言極諫科授藍田尉宰相李吉甫鎮淮南以監察充掌書記入朝為殿中遷起居郎司勳員外郎直史館元和十四年以比部郎中知制誥穆宗即位拜中書舍人長慶元年遷禮部侍郎其年錢徽掌貢士為朝臣請託人以為濫詔起與同職白居易覆試覆落者多微貶官起遂代徽為禮部侍郎掌貢二年得士尤精先是貢舉猥濫勢門子弟交相酬酢寒門

俊造十棄六七及元稹李紳在翰林深怒其事故有覆試之科及起考貢士奏當司所選進士據所考雜文先送中書令宰臣閱視可否然後下當司放榜從之議者以為起雖避是非失貢職也故出為河南尹入為吏部侍郎文宗即位加集賢學士判院事以兄播為僕射輔政不欲典選部改兵部侍郎太和二年出為陝虢觀察使兼御史大夫四年入拜尚書左丞居播之喪號毀過禮友悌尤至遷戶部尚書判度支以西北邊備歲有和帀以給軍勞人饋輓奏於靈武邠寧起營田六年檢校吏部尚書河中尹河中晉絳節度使時屬蝗旱粟價暴踊豪門閉糴以邀善價起嚴誡儲蓄之家出粟於市隱者致之於法繇是民獲濟焉七年入為兵部尚書八年檢校右僕射襄州刺史充山南東道節度江漢水田前政撓法塘堰缺壞起下車命從事李業行屬郡檢視而補繕持為水法民無凶年九年就加銀青光祿大夫時李訓用事訓即起貢舉門生也欲援起為相八月詔拜兵部侍郎判戶部事其冬訓敗起以儒素長者人不以為累但罷判戶部

事文宗好文尤尚古學鄭覃長於經義起長於博洽俱引翰林講論
經史起僻於嗜學雖官位崇重耽玩無斁夙夜孜孜殆忘寢食書無
不覽經目靡遺轉兵部尚書以莊恪太子登儲欲令儒者授經乃兼
太子侍讀判太常卿充禮儀詳定使創造禮神九玉奏議曰邦國之
禮祀為大事珪璧之議經有前規謹按周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
黃琮禮地青珪禮東方赤璋禮南方白琥禮西方黑璜禮北方又云
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圭璧以祀日月星辰凡此九器
皆祀神之玉也又云以禋祀祀昊天上帝鄭玄云禋煙也為玉幣祭
訖燔之而升煙以報陽也今與開元禮義同此則焚玉之驗也又周
禮掌國之玉鎮大寶器若大祭既事而藏之此則收玉之證也梁代
崔靈恩撰三禮義宗云凡祭天神各有二玉一以禮神一則燔之禮
神者訖事却收祀神者與牲俱燎則靈恩之義合于禮經今國家郊
天祀地祀神之玉常用守經據古禮神之玉則無臣等請下有司精
求良玉創造蒼璧黃琮等九器祭訖則藏之其燎玉即依常制從之

為太子廣五運圖及文場秀句等獻之三年以本官充翰林侍講學
士莊恪太子薨詔起為哀冊文辭情婉麗四年遷太子少師判兵部
事侍講如故以其家貧特詔每月割山韶院月料錢三百千添給起
富於文學而理家無法俸料入門即為僕妾所有帝以師友之恩特
加周給議者以與伶官分給可為耻之武宗即位八月充山陵鹵簿
使樞密使劉弘逸薛季稜懼誅欲因山陵兵士謀廢立起與山陵使
知其謀密奏皆伏誅尋檢校左僕射東都留守判東都尚書省事會
昌元年徵拜吏部尚書判太常卿事三年權知禮部貢舉明年正拜
左僕射復知貢舉起前後四典貢部所選皆當代辭藝之士有名於
時人皆賞其精鑒狗公也其年秋出為興元尹兼同平章事充山南
東道節度使赴鎮日延英辭帝謂之曰卿國之耆老宰相無內外朕
有闕政飛表以聞宴賜頗厚在鎮二年以老疾求代不許大中元年
卒于鎮時年八十八廢朝三日贈太尉謚曰文懿文集一百二十卷
五緯圖十卷寫宣十卷起侍講時或僻字疑事令中使口宣即以勝

子對故名曰寫宣子龜嗣

龜字大年性簡澹蕭灑不樂仕進少以詩酒琴書自適不從科試京城光福里第起兄弟同居斯為宏敞龜意在人外倦接朋游乃於永達里園林深僻處創書齋吟嘯其間目為半隱亭及從父起在河中於中條山谷中起草堂與山人道士遊朔望一還府第後人目為郎君谷及起保釐東周龜於龍門西谷構松齋棲息往來放懷事外起鎮興元又於漢陽之龍山立隱舍每浮舟而往其閑逸如此武宗知之以左拾遺徵久之方至殿廷一謝陳情曰臣才疎散無用於時加以疾病所嬰不任祿仕臣父年將九十作鎮遠藩喜懼之年闕於供侍乞罷今職以奉晨昏上優詔許之明年丁父憂服闋以右補闕徵遷侍御史尚書郎大中末出為宣歙團練觀察副使賜緋入為祠部郎中史館修撰前從崔璵貳宣歙及璵鎮河中又奏為副使入為兵部郎中賜金紫尋知制誥咸通末以弟鐸在中書不欲在禁掖改太常少卿尋檢校右散騎常侍同州刺史牙將白約者甚狡蠹前後

御使不能制龜因事發笞死以徇人皆畏威自效十四年轉越州刺史御史大夫浙東團練觀察使先是龜兄式撫臨此郡有惠政聞龜復至舞抃迎之屬徐泗之亂江淮盜起山越亂攻郡為賊所害贈工部尚書子堯

堯苦學善屬文以季父作相避嫌不就科試乾符初崔瑾廉察湖南崔洵鎮江陵皆辟為從事蕭遘作相奏授藍田尉直史館遷左拾遺右補闕中丞盧涯奏為侍御史從僖宗幸山南拜右司員外郎卒子權中興仕至兵部尚書式以門蔭累遷監察御史轉殿中亦巧宦大和中依倚鄭注謁王守澄為中丞歸融所劾出為江陵少尹太中後踐更省署咸通初為浙東觀察使草賊仇甫據明州叛來攻會稽式討平之式有威略三年徐州銀刀軍叛以式為徐州節度使式至鎮盡誅銀刀等七軍徐方平定天子嘉之後累歷方任卒

鐸字昭範會昌初進士第兩辟使府大中初入為監察御史咸通初由舊部郎中知制誥拜中書舍人五年轉禮部侍郎典貢士兩歲時

稱得人七年以戶部侍郎判度支遷禮部尚書十二年以本官同平章事時宰相韋保衡以拔擢之恩事鐸尤謹累兼刑部吏部尚書僖宗即位加右僕射保衡得罪以鐸檢校右僕射出為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使鐸有經世大志以安邦為己任士友推之乾符二年河南江左相繼寇盜結集內官田令孜素聞鐸名乃復召鐸拜右僕射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四年賊陷江陵楊知溫失守宋威破賊失策朝議統率宰相盧攜稱高駢累立戰功宜付軍柄物議未允鐸廷奏曰臣忝宰執之長在朝不足分陛下之憂臣願自率諸軍盪滌羣盜朝議然之五年以鐸守司徒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兼江陵尹荆南節度使充諸道行營兵馬都統鐸至鎮綏懷流散完葺軍戎暮年之間武備嚴整時兖州節度使李係者西平王晟之孫以其家世將才奏用為都統都押衙兼湘南團練使時黃巢在嶺南鐸悉以精甲付係令分兵扼嶺路係無將略微有口才軍政不理廣明初賊自嶺南寇湖南諸郡係守城自固不敢出戰賊編木為棧沿湘而下急攻潭州陷之

係甲兵五萬皆為賊所殺投屍於江鐸聞係敗令部將董漢宏守江陵自率兵萬餘會襄陽之師江陵竟陷於賊天子不之責罷相守太子太師宰相盧攜用事竟以淮南高駢代鐸為都統其年秋賊焚剽淮南高駢挫敗及賊陷兩京盧攜得罪天子用鄭畋為兵馬都統明年畋病歸行在朝議復以鐸為侍中滑州刺史義武軍節度使充諸道行營都統率禁軍山南東蜀之師三萬營於東轍屋進屯靈感寺明年春交鄆徐許鄭滑邠寧鳳翔十鎮之師大集關內時賊已僭名號以前浙東觀察使崔瑒尚讓為宰相傳偽命天下藩帥多持兩端既聞鐸傳檄四方諸侯翻然景附賊之號令東西不過岐華南北止及山河而勁卒驍將日馳突於國門羣賊由是離心其年秋賊將朱溫降收同州十一月賊華州戍卒七千來奔三年二月沙陀軍至收華州四月敗賊於良田坡遂收京城封鐸晉國公鐸加中書令以收城諸將量其功伐高下承制爵賞以聞是時國命危若綴旒天子播越蠻陬大事去矣若非鄭畋之奮發鐸之忠義則土運之隆替未可

知也自巢讓之亂關東方鎮牙將皆逐王帥自號藩臣時溥據徐州
朱瑄據鄆州朱瑾據兗州王武俊據青州周岌據許州王重榮據河
中諸葛爽據河陽皆自擅一藩職貢不入賞罰由已既逐賊出關尤
恃功伐朝廷姑息不暇巢賊出關東與蔡帥秦宗權合縱時溥舉兵
徐方請身先討賊乃授溥都統之命十軍軍容使田令孜以內官楊
復光有監護用師之功尤忌儒臣立事故有時溥之授初鐸出軍兼
鄭滑節度使以便供饋至是罷鐸都統之權令仗節歸藩鐸以朱全
忠於已有恩倚爲藩蔽初全忠辭禮恭順既而全忠軍旅稍集其意
漸倨鐸知不可依表求還朝其年冬僖宗自蜀將還乃以鐸爲滄景
節度使時楊全孜在滄州聞鐸之來訴於魏州樂彥貞鐸受命赴鎮
至魏州旬日彥貞迎謁宴勞甚至鐸以上台元老功蓋羣后行則肩
輿妓女夾侍賓僚服御盡美一時彥貞子從訓兇戾無行竊所慕之
令甘陵州卒數百人伏於濟南之高雞陌及鐸行李至皆爲所掠鐸
與賓客十餘人皆遇害時光啓四年十二月也鐸弟鐸累官至汝州

刺史王仙芝陷郡城被害

李絳字深之趙郡贊皇人也曾祖貞簡祖剛官終寧邑父元善襄州
錄事參軍絳舉進士登宏辭科授秘書省校書郎秩滿補渭南尉貞
元末拜監察御史元和二年以本官充翰林學士未幾改尚書主客
員外郎踰年轉司勳員外郎五年遷本司郎中知制誥皆不離內職
孜孜以匡諫爲已任憲宗即位叛臣李錡阻兵於浙右錡既誅朝廷
將輦其所沒家財絳上言曰李錡兇狡叛展僭侈誅求刻剝六州之
人積成一道之苦聖恩本以叛亂致討蘇息一方今輦運錢帛播聞
四海非所謂式遏亂略惠綏困窮伏望天慈並賜本道代貧下戶今
年租稅則萬姓欣戴四海誦詠矣憲宗嘉之時中官吐突承璀自藩
邸承恩寵爲神策護軍中尉乃於安國佛寺建立聖政碑大興功作
仍請翰林爲其文絳上言曰陛下布惟新之政剗積習之弊四海延
頸日望德音今忽立聖政碑示天下以不廣易稱大人者與天地合
德與日月合明執契垂拱勵精求理豈可以文字而盡聖德碑表而

贊皇猷若可敘述是有分限虧損盛德豈謂敷揚至道哉故自堯舜禹湯文武並無建碑之事至秦始皇荒逸之君煩酷之政然有梁嶧之碑揚誅伐之功紀巡幸之跡適足為百王所笑萬代所譏至今稱元之政思理不遑倉從諫如順流固可以堯舜禹湯文武方駕而行又安得追秦皇暴虐不經之事而自損聖政近者閻巨源請立紀聖功碑陛下詳盡事宜皆不允許今忽令立此與前事頗乖况此碑既在安國寺不得不敘載遊觀崇飾之事迹遊觀且乖理要敘崇飾又匪政經固非哲王所宜行也其碑伏乞聖恩特令寢罷憲宗深然之其碑遂止絳後因浴堂北廊奏對極論中官縱恣方鎮進獻之事憲宗怒厲聲曰卿所論奏何太過耶絳前論不已曰臣所諫論於臣無利是國家之利陛下不以臣愚使處腹心之地豈可見事虧聖德致損清時而惜身不言仰屋竊歎是臣負陛下也若不顧患禍盡誠奏論旁忤倖臣上犯聖旨以此獲罪是陛下負臣也且臣與中官素不

相識又無嫌隙祇是威福太盛上損聖朝臣所以不敢不論耳使臣緘默非社稷之福也憲宗見其誠切改容慰喻之曰卿盡節於朕人所難言者卿悉言之使朕聞所不聞真忠正誠節之臣也他日南面亦須如此絳拜恩而退遽宣宰臣令與改官乃授中書舍人依前翰林學士翌日面賜金紫帝親為絳擇良笏賜之前後朝臣裴武柳公緯白居易等或為姦人所排陷特加貶黜絳每以密疏申論皆獲寬宥及鎮州節度使王士真死朝廷將用兵討除絳深陳以為未可絳既盡心匡益帝每有詢訪多協事機六年猶以中人之故罷學士守戶部侍郎判本司事嘗因次對憲宗曰戶部比有進獻至卿獨無何也絳曰將戶部錢獻入內藏是用物以結私恩上聳然益嘉其直吐突承瓘恩寵莫二是歲將用絳為宰相前一日出承瓘為淮南監軍翌日降制以絳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同列李吉甫便僻善逢迎上意絳梗直多所規諫故與吉甫不協時議者以吉甫通於承瓘故絳尤惡之絳性剛訐每與吉甫爭論人多直絳憲宗察絳忠

正自立故絳論奏多所允從上嘗謂絳曰卜筮之事習者罕精或中
或不近日風俗尤更崇尚何也對曰臣聞古先哲王畏天命示不敢
專邦有大事可疑者故先謀於卿士庶人次決於卜筮俱協則行之
末俗浮僞幸以徼福正行慮危邪謀覲安遲疑昏惑謂小數能決之
而愚夫愚婦假時日鬼神者欲利欺詐參之見聞用以刺射小近其
事神而異之近者風俗近巫此誠弊俗聖旨所及實辯邪源但存而
不論弊斯息矣他日延英上曰朕讀玄宗實錄見開元致理天寶兆
亂事出一朝治亂相反何也絳對曰臣聞理生於危心亂生於肆志
玄宗自天后朝出居藩邸嘗蒞官守接時賢於外知人事之艱難臨
御之初任姚崇宋璟二人皆忠鯁上才動以致主爲心明皇乘思理
之初亦勵精聽納故當時名賢在位左右前後皆尚忠正是以君臣
交泰內外寧謐開元二十年已後李林甫楊國忠相繼用事專引柔
佞之人分居要劇苟媚于上不聞直言嗜慾轉熾國用不足姦臣說
以興利武夫說以開邊天下騷動姦盜乘隙遂至兩都覆敗四海沸

騰乘輿播遷幾至難復蓋小人啓導縱逸生驕之致也至今兵宿兩
河西疆削盡毗戶凋耗府藏空虛皆因天寶喪亂以至於此安危理
亂實繫時主所行陛下思廣天聰親覽國史垂意精蹟鑒于化源實
天下幸甚上又曰凡人行事當慮不通於理已然之失追悔誠難古
人處此復有道否絳對曰行事過差聖哲皆所不免故天子致諍臣
以匡其失故主心理於中臣論政於外制理於未亂銷患於未萌主
或過舉則諫以正之故上下同體猶手足之於心旒交相爲用以致
康寧此亦常理非難遵之事但矜得護失常情所蔽古人貴改過不
悛從善如流良爲此也臣等備位無所發明但陛下不廢勸言則端
士賢臣必當自效帝曰朕擢用卿等所冀直言各宜盡心無隱以匡
不迨無以護失爲慮也其秋魏博節度使田季安死其子懷諫幼弱
軍中立其大將田興使主軍事興卒以六州之地歸命其經始營創
皆絳之謀也時教坊忽稱密旨取良家士女及衣冠別第妓人京師
蹶然絳謂同列曰此事大虧損聖德須有論諫或曰此嗜欲間事自

有諫官論列絳曰相公居常病諫官論事此難事即推與諫官可乎
乃極言論奏翌日延英憲宗舉手謂絳曰昨見卿狀所論採擇事非
卿盡忠於朕何以及此朕都不知向外事此是教坊罪過不論朕意
以至於此朕緣丹王已下四人院中都無侍者朕令於樂工中及閭
里有情願者厚其錢帛祇取四人四王各與一人伊不會朕意便如
此生事朕已令科罰其所取人並已放歸若非卿言朕寧知此過八
年封高邑縣男絳以足疾拜章求免九年罷知政事授禮部尚書十
年檢校戶部尚書出為華州刺史未幾入為兵部尚書丁母憂十四
年檢校吏部尚書出為河中觀察使河中舊為節制皇甫鎛惡絳祇
以觀察命之十五年鎛得罪絳復為兵部尚書穆宗即位改御史大
夫穆宗亟於畋遊行幸絳於延英切諫帝不能用絳以疾辭復為兵
部尚書長慶元年轉吏部尚書是歲加檢校尚書右僕射判東都尚
書省事充東都留守二年正月檢校本官充州刺史充海節度觀察
等使三年復為東都留守四年就加檢校司空寶曆初入為尚書左

僕射二年九月昭義節度使劉悟卒遺表請以子從諫嗣襲將吏請
闕論請絳密奏請速除近澤路四面將帥一人以充節度令倍程赴
鎮使從諫未及拒命新使已到所謂疾雷不及掩耳潞州軍心自有
所繫從諫無位何名主張時宰相李逢吉王守澄已受從諫賂俱請
以從諫留後不能用絳言絳以直道進退聞望傾於一時然剛腸嫉
惡賢不肖太分以此為非正之徒所忌又嘗與御史中丞王播相遇
於道播不為之避絳奏論事體勅令兩省詳議咸以絳論奏是李逢
吉佑播惡絳乃罷絳僕射改授太子少師分司東都文宗即位徵為
太常卿二年檢校司空出為興元尹山南西道節度使三年冬南蠻
寇西蜀詔徵赴援絳於本道募兵千人赴蜀及中路蠻軍已退所募
皆還興元兵額素定募卒悉令罷歸四年一月十日絳晨興視事召
募卒以詔旨喻而遣之仍給以廩麥皆怏怏而退監軍使楊叔元貪
財怙寵怨絳不奉已乃因募卒賞薄衆辭之際以言激之欲其為亂
以逞私憾募卒因監軍之言怒氣益甚乃謀聚趨府劫庫兵以入使

衙絳方與賓僚會宴不及設備聞亂北走登陴衙將王景延力戰以
禦之兵折矢窮景延死絳乃為亂兵所害時年六十七絳初登陴左
右請絳縋城可以避免絳不從乃并從事趙存約薛齊俱死焉文宗
聞奏震悼下制曰朝有正人時稱令德入叅廟筭出揔師于方當寵
任之臣橫罹不幸之酷殄瘁興歎措紳所同故山南西道節度管內
觀察處置等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司空兼興元尹御史大夫上柱
國趙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李絳神授聰明天賦清直執仁義以希
前哲立標準以程後來抑揚時情坐致台輔佐我烈祖格于皇天仗
鉞宣風聯居樂土乘軒鳴玉嘗極清班先聲而物議皆歸不約而羣
情自許漢中名部俾遂便安而變起不圖禍生無兆藏良之慟聞計
增傷是極哀榮用優典禮三公正秩品數甚崇式表異恩以摠沉痛
可贈司徒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賻布帛三千段米粟二百碩子

璋頊

璋登進士第盧鈞鎮太原辟為從事大中末入朝為監察轉侍御史

出刺兩郡終宣歙觀察使子德林

楊於陵字達夫弘農人漢太尉震之第五子奉之後曾祖珪為辰州
掾曹祖冠俗奉先尉父太清宋州單父尉於陵天寶末家寄河朔祿
山亂其父歿於賊於陵始六歲及長客於江南好學有奇志弱冠舉
進士釋褐為潤州句容主簿時韓滉節制金陵滉性剛嚴少所接與
及於陵以屬吏謂謝滉甚奇之謂其妻柳氏曰夫人常擇佳婿吾閱
人多矣無如楊主簿者後竟以女妻之秩滿為鄂岳江南二府從事
累官至侍御史韓滉自江南入朝摠將相財賦之任頗承顧遇權傾
中外於陵自江西府罷以婦翁權幸方熾不欲進取乃卜築於建昌
以讀書山水為樂滉歿貞元八年始入朝為膳部員外郎歷考功吏
部三員外判南曹時宰相有密親調集文書不如式於陵駁之大協
物論遷右司郎中復轉吏部郎中改京兆少尹出為絳州刺史德宗
雅聞其名拜辭赴郡詔留之拜中書舍人時李實為京兆尹恃承恩
寵於陵與給事中許孟容俱不附協為實媒孽孟容改太常少卿於

陵為秘書少監貞元末實輩敗遷於陵為華州刺史充潼關防禦鎮國軍等使未幾遷浙江東道都團練觀察等使政聲流聞入拜戶部侍郎復改京兆尹先是禁軍影占編戶無以區別自於陵請致挾名每五丁者得兩丁入軍四丁三丁者各以條限由是京師豪強復知所畏再遷戶部侍郎元和初以考策昇直言極諫牛僧孺等為執政所怒出為嶺南節度使會監軍使許遂振悍戾貪恣干撓軍政於陵奉公潔已遂振無能柰何乃以飛語上聞憲宗驚惑賴宰相裴垍為於陵申理憲宗感悟五年入為吏部侍郎遂振終自得罪於陵為吏部凡四周歲檢察姦吏調補平允當時稱之初吏部試判別差考判官三人校能否元和初罷之七年吏部尚書鄭餘慶以疾請告乃復置考判官以兵部員外郎韋顥屯田員外張仲素太學博士陸巨等為之於陵自東都來言曰本司考判自當公心非次置官不知曹內公事考官祇論判之能否不計闕員本司祇計員闕幾何定其留放置官不便宰執以已置顥等祇令考科目選人其餘常調委本司自

考於陵又以甲曆年深朽斷吏緣為姦奏換大曆七年至貞元二十一年甲庫曆令本司郎官監換九年妖人楊叔高自廣州來于於陵請為已輔於陵執奏殺之改兵部侍郎判度支時淮西用兵於陵用所親為唐鄧供軍使節度使高霞寓以供軍有關牒度支於陵不為之易其闕如舊霞寓軍屢有推敗詔書督責之乃奏以度支饋運不繼憲宗怒十一年貶於陵為桂陽郡守量移原王傅復遷戶部侍郎知吏部選事會誅李師道分其地為三鎮朝人思有所制置以於陵兼御史大夫充淄青十二州宣慰使還奏合旨穆宗即位遷戶部尚書長慶初拜太常卿充東都留守年高拜章辭位寶曆二年授檢校右僕射兼太子太傅旋以左僕射致仕詔給全俸懇讓不受於陵器度弘雅進止有常居朝三十餘年踐更中外始終不失其正居官奉職亦善操守時人皆仰其風德太和四年十月卒年七十八冊贈司空謚貞孝子四人景復嗣復紹復師復嗣復自有傳

唐書列傳一百一十四
十一
紹復進士擢第宏辭登科位終中書舍人

師復位終大理卿大中後楊氏諸子登進士第者十人

嗣復子授技搆爲紹復子擢拯據揆師復子拙振等擢終給事中拯
司封員外郎據右補闕揆左諫議大夫拙左庶子振左拾遺

史臣曰王氏三英播起位崇將相善始令終而炎薄祐短齡美鍾於
鐸而能驤首矯翼凌厲亨衢仗鉞秉衡扶持衰運天胡罰善遇盜而
殂悲哉李趙公頡頏禁林訐謨相府嘉言啓沃不以身爲糜軀將壇
沒有餘裕楊僕射避婦翁之當軸疏驕尹之怙權守道居貞壽考終
吉行已始卒人以爲難美哉

贊曰王氏儒宗一門三相趙公排擯言猶鯁亮干將雖折不改其剛
楊君之德詔夏洋洋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一十四

